

# 喬裝的 默西亞

The  
Prayer  
of  
the  
Frog

這一回，  
不是為了睡著，來聽故事；  
是睡著的人，  
聽了故事，從夢中清醒。

戴邁樂神父——著  
Anthony de Mello, S.J.

沈錦惠——譯



# 喬裝的 默西亞

The  
Prayer  
of  
the  
Frog

戴邁樂神父——著

Anthony de Mello, S.J.

沈錦惠——譯

# The Prayer of the Frog

A Book of Story Meditation

By Anthony de Mello, S.J.

Translated by Mary Shen

Copyright © 1989 Authorized edition of Gujarat Sahitya

Prakash Anand, India,

Complex Chinese Copyright ©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2011,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 目錄

出版者的話

序

提示

## 第一輯 祈禱

- 聽蛙 018 · 大師起舞 020 · 芭蕾舞之禱 022 · 腳指阿拉 023 · 發明家 025 · 化作火炬 027 · 補鞋匠 028 · 字母禱文 029 · 天主的專職 030 · 一碗奶水 031 · 村民無恙 033 · 宗教與氣候 035 · 遲來的回應 036 · 赤子的祈禱 038 · 無聊 039 · 祈禱與禱者 041 · 幫倒忙 042 · 聽！ 043 · 惦念 045 · 公牛 047 · 取暖受凍 049 · 巨龍之友 051 · 門裏門外 053 · 聽鳥 055 · 蒙眼布條 057 · 蹺腿 058 · 森林 059 · 歸真 060

013

009

007

## 第二輯 自覺

支柱 064 · 智者 065 · 臆測 067 · 守衛辯教皇 069 · 貼耳地上 072 · 猶太人  
073 · 魚與番茄 075 · 一隻鞋 076 · 蚌與珠 077 · 身分證 079 · 獵犬 080 · 慕道  
082 · 酒鬼的耳朵 084 · 一指之差 085 · 廚司 086 · 富商遇乞丐 088 · 喬裝的  
默西亞 089 · 一隻螞蟻 092 · 靈光 093 · 能看的瞎子 094

## 第三輯 宗教

距離太遠 096 · 佛託夢 097 · 大師對大師 098 · 菩薩燒了 100 · 隱形的經典  
102 · 哥倆好 104 · 壞消息 106 · 選民 107 · 避難 108 · 放開樹枝 109 · 預扣一  
萬元 111 · 沒指望 112 · 天寬恕誰？ 113 · 妙賊 114 · 指點迷津 115 · 鏡花水  
月 117 · 觀指為月 119 · 乞丐 121 · 我在哪兒？ 123 · 智者悟道 125 · 菜單  
127 · 經緯線 128 · 目不識丁 129 · 開示 130 · 本與末 131 · 傘兵 132 · 小提琴  
133 · 大革新 134 · 雞湯 135 · 壁壘 137 · 聖者 138 · 保障 139 · 狐狸與狗 141 ·  
大師再世 143 · 審那魯定 144 · 坐享其成 146 · 一夜成聖 147 · 不足掛慮  
148 · 走錯門了 149 · 不可祈禱 151 · 哭得其所 153 · 重新組合 154 · 夢裏見

#### 第四輯 恩寵

性 155 · 要標記 156 · 腰巾 158 · 果子禁令 160 · 救生站 162 · 勿踏草坪 164 · 新兵 165 · 辦案 166 · 守時 168 · 拾遺 170 · 注意 172

水患 176 · 捨 178 · 品酒 180 · 小跳蚤 181 · 雞啼 182 · 首航 183 · 拴駱駝 184 · 欣賞花園 185 · 大師戲水 186 · 迷路 187 · 陪產 188 · 生產線 189 · 訪莫札特 190 · 一級棒 191 · 只賣種子 192 · 機會 193 · 高壽祕訣 194 · 戲球 195 · 率性 197

#### 第五輯 諸聖

聖德 200 · 不為大，故成其大 202 · 好畫加框 204 · 至謙者不自覺 206 · 說空道無 208 · 服罪 210 · 破戒 212 · 水至清無魚 213 · 退亦有方 215 · 美德專利權 216 · 強求者非聖 217 · 聖俗一念間 219 · 自欺 220 · 畏懼虛榮 221 · 為而不有 222 · 功成不居 223 · 矯情 224 · 貪財和尚 225 · 成見 228 · 拙於賭咒 229 · 丹禪與安僧 230 · 守齋 232 · 聖德無關戒律 233 · 貌相失人 235 · 貌相取人 236 · 笑睡笑醒 237 · 暢笑之士 238

## 出版者的話

《喬裝的默西亞》，原名《聽蛙》，是由戴邁樂神父的作品 *The Prayer of the Frog* 翻譯而成。《The Prayer of the Frog》原本有兩冊，光啟文化曾將這兩本書，分成三冊《聽蛙》、《觀蛙》、《吟蛙》出版，再版數次，頗獲讀者青睞，非常感謝。

為了向不同時代的朋友推介戴邁樂神父的作品，光啟文化預計將原來的這三本書重新設計出版，並賦予這些書新的名字，《喬裝的默西亞》（原名《聽蛙》）是我們推出的第一份禮物，其他二冊，已列入出版計劃中，還請讀者拭目以待。

《喬裝的默西亞》（《聽蛙》）雖為沈錦惠女士主譯，但自第三輯〈宗教〉的「果子禁令」一文起，至第四輯〈恩寵〉全章止，則為陳寬薇小姐執筆譯成。兩人在翻譯期間，頗多觀摩、分享，對呈現戴邁樂原作精神之風貌，大



有助益。

戴邁樂神父是位胸襟開闊的作家，一直以他特有的幽默、活潑、慧黠而不失寧靜的筆法，創作出許多獨具洞識的佳構。願這些和您相遇的故事，讓您得到更開放、包容、坦誠的眼光，重新品味自己，並以新的眼光看待周遭的萬事萬物。

光啟文化編輯部 謹識

民國一〇〇〇年五月



## 序

我對戴邁樂 (Tony de Mello) 的第一印象，要回溯到三十年前，說得準確些，是在樂那拉 (Lonavla) 的一間屋子裡；而這屋子後來變成了「靜舍」(Sadhana Institute)。

當時邁樂只是一名耶穌會的學生，卻負責教導受完初學培訓的年輕人。他們曾到達尼老別墅 (St. Stanislaus' Villa) 度假，我仍記得他和一羣年輕修士，圍坐廚房外的大樹下，清洗當天的蔬菜，而他則滔滔然說故事，逗得聽者不亦樂乎！

時至今日，大家都各奔東西了；戴神父本人也經歷層層的轉變及成長，獲取新的能力、新的興趣以及付出有效的服務。但他說故事的本領始終沒人可以相比；其實他的趣譚沒有一則屬他獨創，有些還說不上有什麼特別脫俗呢；只是從他的口中溜出，故事就都生動活躍，含義豐富又確切，或者是純粹的笑



話。因此，任何主題被他碰上，就很吸引人。

他留下的這份最後禮物——本書，自是能和他其它的暢銷之著並列。生前雖然極少提到他的文學著作，但在編輯自己的作品時，卻是非常的細心。在飛離印度赴美之前所做的最後一件事，便是花費了三個多小時與出版者磋商手稿；我沒緣看到那些文稿，但卻知道他的最後關懷。

當天是一九八七年五月卅日，而在六月二日就被發現死在紐約房間的地板上，死因是心臟病突發。這短短的兩天之間，他抽空給一位老友寫信，談及自己早年的經驗：「那一切似乎歸屬另一世紀、另一世界。我覺得此時的全部興趣聚焦在另一件事上，即精神世界；其他的事物都顯得微不足道。過去認為很重要的事，此時看來已無關緊要了，只有像佛家大師阿姜查（Ajahn Chan）那樣的事，才激發我的興趣，別的都覺淡而無味了。是幻覺嗎？我不知道，只是一生中從未像此時這麼快樂、這麼自由……」

這段話真概述了戴神父此人；在他五十六歲前三個月驟然離世之前，一生的最後階段中，人們對他的體認也是這樣的。如今全球各地都不乏人手為他寫

傳，給予金石般的讚賞。好些人說雖未見過他，但卻深受他的著作的影響；有些人慶幸能享有他的友誼；還有人只聽過他簡短幾句話，就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

沒有幾個人能按他所說的或所行的去做，尤其是他跨越一些既定界線的靈修冒險；他也未奢望有一名溫馴的追隨者，其實他所求的是正好相反的。他的為人及理念之所以吸引那麼多人，就是在於他挑逗人人去問、去探測、去走出既定的思想和行為的模式，走出一成不變的規條，勇敢地做一個真我；說得精確些，去尋找更淵博的真實。

永不止息地尋求真實。戴邁樂的全部視野所及，要碰的就是這一點。也因這給了他多面性的人格一個整體、一種完整，具有獨到的力量 and 魅力，能毫無緊張而和諧相融地與異議者共處。他很容易交接朋友，互通有無，然而，他總讓人覺得，有一部分的他沒人碰得到的。他可以與大伙兒在一起喧嘩，口中吐出粗俗的笑料；但在場的沒一個會懷疑他嚴謹的目的。多年來他在各方面都有所轉變，不過，他人格上有一穩定點，總守在該在的位置上。

最明顯的實例是他對耶穌會的投身。像秉持聖依納爵的原始設計，而熱心推展神操一事，他早就遠遠地跨離了；這也是使他名聞國際的第一炮；其實，走到最後，在他身上簡直看不到所謂的依納爵式靈修了。但他從未放棄耶穌會士的身分，而其中沒有什麼勉強，也沒什麼理論辯護。他總覺得按照自己對會祖的體認，自己和聖依納爵是心曲相通、思惟相應的。

一九八三年參加耶穌會代表大會之前，他給印度地區的省會長們的談話中，與他們分享他對依納爵的體認，那也可說是他的自我揭示：

「在初期會士中有這麼個傳說，說天主把計劃要給整個耶穌會，以及其中每一成員的恩寵及神恩，都付在依納爵身上了。如果今日要我為自己及全修會，在會祖的諸多神恩中挑選，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三項：他的靜觀、他的創造力、他的勇氣。」

Parmamanda R. Divarkar S. J.

謹識於一九八七年九月四日

## 提示

儘管人心渴求真理，儘管唯有在真理中，人心才有自由和喜樂，人類對真理的第一個反應卻是敵視與恐懼。所以，像耶穌和釋迦這樣的人類精神導師，就以一種迂迴的策略——說故事——來減低聽眾的抗拒。他們深知，最引人入勝的話，莫過於「很久很久以前……」，他們也明白，抗拒真理乃人情之常，但抗拒故事卻是聞所未聞。《摩訶婆羅達》（The Mahabharata）的作者毗耶娑（Vyasa）就說過，如果你仔細聆聽一則故事，你一定會有些改變。因為，故事會滲入你心，破除心防，直抵「天」聽。即使你攤開本書只是為了自娛，說不定書中就有一則故事，會溜過你的心理防線，並且在你最料想不到的時候引爆。所以，在下我先警告你了！

如果你勇氣可嘉，想從本書搜尋天機，我建議你：

A 記住一則故事，悠閒的時候去回味；這樣它能進入你的潛意識，並揭



示它的潛在意義。那麼，當你對某些情況或事件，需要別有洞察或內心的治療時，小故事會不期然地浮現；當然，你應先認定，接受這些小故事，就是在傾聽一門明辨事理的課程，而其中除了你本人以外，不需任何大師在場的。

B 書中的每一則小故事，既然都與真理有關，而真理最終所指的是你本人；因此每讀一則故事，就應直截了當地，從中探得進一步的自我認識。要像閱讀醫療保健的書籍那樣，想想自己是否有相同的徵兆；可不要像讀一本心理學的書，想著某人就是這一類或那一形的。如果你忍不住而存心探測別人的心性，這些故事將為你帶來傷害。

那魯定經師酷愛真理，千里跋涉訪求可蘭經典的各大學者；他覺得吸引聲色場所的無信仰者，來談論他的真理，是毫無困難的事。

一天，妻子說他待她不公平，然後發現丈夫對這一套真理毫無興趣。

其實，就這一套有關係！假如學者專家們或講究意識型態的人，宗教人士或非宗教人士，大家對自我認識，與發表理論或信條懷有相等的熱誠，那麼，

我們的世界就很不一樣了！

一個教友很興奮地對神父說：

「今天的道理講得好極了！您提出的每一點，正好點中了張三與王五。」  
注意到了吧？

指標

閱讀本書時，最好順著次序，一則則的故事往下看。如果你不只是消遣，而是希望另有獲益，每次就只看一或二則夠矣！

附註

書中的故事，取材自不同的國家、文化與宗教；它們是屬於全人類的幽默及靈性富藏。

作者所做的，只是用特別的心思，將它們串成串；他所做的是紡織與染色，但棉紗與棉線卻不是他提供的。





第一輯  
祈禱



## 聽蛙

某夜，布魯諾正在祈禱，一隻嘎嘎大叫的牛蛙吵得很兇。他想盡辦法充耳不聞，無奈都不得要領，只好朝窗口大吼一聲：「閉嘴！我正在祈禱！」

布魯諾已經是個聖人，所以他一聲令下，所有的小動物立刻緘口，宜於祈禱的寧靜氣氛於焉形成。

然而，另一個意念卻自布魯諾心底浮起，打斷了他的祈禱：「說不定，牛蛙的叫聲跟你吟唱的詩歌一樣，也能取悅天主。」布魯諾忍不住滿含嘲諷地辯道：「吵死人的蛙叫，天主聽得進才怪！」然而心底那意念一逕地堅持：「你怎不想：天主為什麼要創造那種聲音？」

布魯諾決心追根究底。他探出窗外，喝道：「唱啊！」牛蛙整齊的合唱立時瀾漫四周，與附近疏疏落落的蛙鳴交織成一片。布魯諾傾耳細聽，竟然不再嫌吵了。他發現，一旦不再存心抗拒，牛蛙的叫聲還真能使寂靜的夜晚增色不

少。

有此一念，布魯諾整顆心遂與整個宇宙相應和。生平首遭，他領悟到祈禱的真諦。



## 大師起舞

在蘇俄的一個小鎮裡，有一羣猶太人正熱切等待一位經師的光臨。由於事非尋常，大家花了許多時間準備問題，好向這位聖者請教。

當他終於蒞臨，大廳裡鴉雀無聲，他嗅得出鎮民聚精會神的緊張氣氛。

起先，他一語不發，只是凝視會眾；然後，他哼出一段悠長的旋律，每個人很快就開始跟著哼起來。他接著唱歌，大家也跟著唱歌。他左右搖擺，並以莊嚴、慎重的腳步慢舞，全體會眾也都照做不誤。沒多時，大家陶醉在舞步中，渾然忘我，也遺忘了一切。就這樣，大廳中的每個人都由原先擾攘不安的迷亂中收斂心神、凝定專一。經師終於為他們拂卻遮蔽真理的迷霧。

大約一個鐘頭後，舞步慢慢停了下來，內在的緊張既經紓解，眾人遂默然靜坐，整個大廳一片安詳。

經師開口了。「我相信，我已經答覆了所有的問題。」

寥寥數字，是他當晚僅有的講辭。



有人問回教的一名托鉢僧何以他要藉舞蹈來朝拜蒼天。他答道：

「因為朝拜蒼天時，理應沒有自我，舞蹈使人無我。當自我消失，一切問題自然隨著消失。哪裡沒有自我，哪裡就有愛，就有蒼天。」



## 芭蕾舞之禱

老師和門徒同坐在觀眾席上。老師說：「你們聽過不少的祈禱，自己也做過許多祈禱。今晚，我希望你們見識另一種祈禱。」

就在當時，帷幕升起，芭蕾舞開始了。

## 腳指阿拉

一位泛神派的回教聖徒赴麥加朝聖。到了城郊，他因旅途勞頓，累倒路旁。正當他就要睡著，一個憤怒的聲音猛然驚醒了他。「這個時候，所有的信徒都朝著麥加低頭祈禱，你卻把一雙臭腳伸向聖廟！你是什麼回教徒啊你？」

泛神論聖徒未曾一動，只是睜開雙眼，說道：「兄弟，能否拜託你幫個忙，把我的腳移向一個不會伸向真主阿拉的地方，如何？」



一名印度教的虔誠信徒向他的心目中的大神威白努如是禱告：

「主，請寬恕我這三項大罪：第一，我到許多聖地去朝拜祢，卻忘了祢無所不在；第二，我常常向祢哀哀求助，卻忘了祢比我自己還關心我的福祉；最



後一項是，我明明知道早在我們犯罪之前，我們的罪早都已經赦免，我還在這  
裡嘮叨求恕。」

## 發明家

一個發明家經過多年的苦心研究，終於發現了升火良方。他攜帶工具，來到白雪皚皚的北方，把升火的祕訣——及好處——傳授給當地一個部落。整個部族對這升火祕訣太著迷了，竟沒有人想到該謝謝那發明者。有一天，發明家悄悄走了。人類中原只有極少數的人具有廣闊的胸襟，他身為其中一位，自然無意於受人懷念或尊敬。只要能得知有人從其發明中受益，他就心滿意足了。

他所過訪的第二個部落，同第一個一樣渴望學習。然而當地的祭司嫉妒這個陌生人所獲的民心，便派人刺殺了他；而且為避免引起任何猜疑，還特地替這偉大的發明家繪製一幅畫像，供奉在聖殿的主祭台上方，並且設計了一套禮儀以便尊崇他、紀念他。整套儀式是如此精心設計，以致連一丁點文字上的更動或刪略也都免了。升火工具則供奉於精美的棺柩內。據說任何人只要懷著信





德，手觸此板就能獲得特恩。

大祭司本人則負責將這位發明者的生平事略，編纂成一部聖書；於其間，發明者的和善慈愛，成了民眾理當效仿的典範，而他的光榮事蹟則備受頌讚，他的超人特性則成為信仰的約定。祭司團特地留神使聖書能代代相傳，然而卻又以權威的態度詮釋他的言行和他神聖的生與死。任何人只要悖離教義，他們便處以無情的死刑或放逐。整個部族如此耽溺於宗教事務，到頭來竟連升火的祕訣全都忘得一乾二淨。

## 化作火炬

羅特院長就教於年長的約瑟院長。「神父，我按自己的能力守一些清規；守一些齋，也按日祈禱、冥想、靜坐，我也盡己所能掃去心中邪念。現在，我還該做些什麼？」

長者起身作答。他舉臂向天，伸開的手指猶如十支火燭。他說：「就這樣，把整個人變作火炬吧！」



## 補鞋匠

一個補鞋匠就教於經師伊沙格。「請問我怎麼作晨禱？我的顧客都是窮人，都只有一雙鞋子。我晚上拿到破鞋，夜裡就必須猛趕，如果要在顧客上工前把鞋補完，黎明時往往還有一大堆事要做。現在我只好問您，我的晨禱怎麼辦？」

「你一直都怎麼辦的？」經師問。

「有時我匆匆祈禱完，然後趕回去工作，可是又覺得這樣很糟。有時候，我根本就沒祈聽，但又有失落感。所以每當我一舉起鎚子釘鞋，彷彿就聽得到我的心在歎息，「我真不幸啊！竟然連晨禱都做不成！」

經師說道：「如果我是天主，我一定較不在意你的祈禱，反而看重你那聲歎息。」

## 字母禱文

某日黃昏，天色已暗，一個窮農夫剛從市場回來，猛然想起自己並沒帶祈禱手冊。當時，他的推車正經過一片密林。一想到今天就要過去了，而他卻還沒祈禱，心裡非常難過。

於是他就如此禱告：「主，我實在笨死了，早上出門沒有帶祈禱手冊，我記性又差，連一篇禱詞都不會背。現在只好這麼辦啦：我把所有的字母，慢慢地唸上五遍，反正所有的禱文祢都知道，祢可以把這些字母排列組合，串成一篇我記不得的禱詞。」

天主便告訴眾天使：「今天我聽到的所有祈禱中，這一則無疑是最好的，因為它發自一顆純樸而誠摯的心靈。」



## 天主的專職

天主教徒有這麼個習慣：他們向神父辦告解，接受他的寬赦，當作是天主寬赦其罪的記號。不過這常常有個危險：悔罪的人常把告解當成一種保證，一種能保障他們免於天譴的證明，因而往往過度信賴神父的赦免權，而不信任天主的悲憫。

這也正是中世紀義大利畫家貝魯基尼在臨終時所面臨的誘惑。他認為，如果只是基於恐懼而想拯救這身臭皮囊，那他寧可不去告解。因為，那不啻是對天主的一大冒瀆。

他妻子對他內在的特質素無所知，有天便問他是否不怕未告解即撒手而去。貝魯基尼答道：「甜心，就姑且這麼說吧！我的職業是繪畫，我也精於此道。天主的職務則是寬恕，而祂如果也精通其道，一如我擅於作畫一樣，我看不出還有什麼好怕的。」

## 一碗奶水

印度聖者納拉達虔心事奉其主哈里（Hari）。他奉獻之誠之深，使他有一天忍不住暗想，全世界恐怕沒有人比他更愛主了。

主洞悉他的心思，便說：「納拉達，到恆河岸邊一個小鎮上，去找我的一名獻身者吧！跟他住在一起，對你一定有好處。」

納拉達遂動身前往。他找到一個農夫。後者清早起身，只唸一遍哈里之名，就扛起犁具，到田間工作了一整天；晚上臨就寢前，又唸了一遍聖名，總共就是這樣。

「這個鄉巴佬怎麼能獻身給主？」納拉達滿腹狐疑。「我看他成天都在忙自己的俗務！」

不久，主告訴納拉達：「端個碗來，注滿牛奶，然後端著它繞全鎮一周，回來時一滴都不可少。」



納拉達如是照辦了。

「你繞全鎮走那一周的時候，有幾回想到我？」

「主，一次也沒有。」納拉達應道。「祢要我注意碗裡的奶一滴都不可灑出來，我怎麼還想得到祢呢？」

主反問他：「那一碗奶就讓你全神貫注到把我完全給忘了。可是看看那農夫，雖然要負擔全家人的生計，每天還有兩次記得我！」

## 村民無恙

村間神父是個聖者，村民一有疑難，便請教他。他就會退隱到林間密處，做個特別的祈禱。天主總是會俯聽，而村民也都能獲益。

他死後，村民遇有疑難，就去請教繼承其職位的神父。這個神父並非聖者，卻知道林中那個密處和那特別的禱詞，因此他常如此求道：「主，你知道我沒有聖德！不過，祢當然不會因此就降禍給這些百姓吧？請俯聽我的祈禱，幫助我們！」天主也就俯聽他的祈禱，而村民也就獲益。

他死後，村民遇有疑難，就去請教第三位接任的神父。神父知道那特別的禱詞，卻不知道林中密地。因此他常如此求道：「主，祢難道在意地點嗎？任何地方只要祢臨在，不就神聖起來了嗎？請俯聽我的祈禱，幫助我們！」天主再度俯聽他的祈禱，村民也從中獲益。

後來他也死了。村民遇有問題，就去求教繼任人。這位神父對特別禱詞和





村中密地都一無所知，所以他就求道：「主，祢看重的絕不是那種東西，祢在意的是發自痛苦心靈的吶喊。請俯聽我，幫助我們吧！」就這樣，天主也俯聽了他，村民的疑難也因而紓解。

他死後，村民一有困難，就再求教於第五位神父。這位神父較善用金錢，而不擅於祈禱，所以他就求道：「祢明明可以解決因祢而起的問題，而祢卻不屑於開恩，非要我們卑躬屈膝、苦苦哀告不可——這算什麼天主教嘛！算啦！祢高興怎樣，就看著辦吧！」說完，他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而天主也都會俯聽他的祈禱，幫村民渡過難關。

## 宗教與氣候

一個熱中園藝的老婦宣稱，她不相信科學家有天將能控制氣候的任何預言。據她看來，要控制氣候，只需要祈禱就行了。

某個夏日，她出外旅行，不巧逢上大旱，她整個花園全都報銷了。回家一看，火急攻心，就改信別的宗教了。



她應該先改一改自己的傻想頭。



## 遲來的回應

有所求而獲回應，並非好事，

除非是應驗在恰當的時機。



在古印度，吠陀禮儀深受重視。據說那些儀式運用起來十分精準；聖者拿來祈雨，就絕不會再有乾旱。有個人因此就根據那些儀式，向財富女神 *Lakshmi* 祈求賜他富有。

他一連祈禱了十年，都不見效。後來，他突然領悟到富貴如浮雲的道理，遂退居到喜馬拉雅山上，作個隱士。

有天，他正靜坐冥思。當他睜開雙眼，發覺眼前站了個美麗非凡的女人，

全身燦耀生光有如黃金。

「妳是誰？在這兒做什麼？」他問。

「我是財富女神 Lakshmi，十二年來，你一直向我祈禱，」女人答道。

「我顯現，是為了滿足你的願望。」

「啊！親愛的女神，」他驚叫。「你來得太晚了。自從我嚐到靜坐冥想的幸福之後，已經對財富失去興趣了。請告訴我，你怎麼這麼慢才答覆我？」

「坦白說，你用那些儀式，那麼虔誠地祈禱，其實早就完全贏得你所要的財富了。可是，我出於對你的關懷，為你的幸福著想，把它耽擱了。」



如果有抉擇的餘地，你會作何選擇？

選擇所求立獲恩許，或選擇不論所求是否蒙允，都能滿心平安？



## 赤子的祈禱

一天，回教經師那魯定看到鄉間的小學老師，帶一羣學生走向清真寺。

「你帶他們到那兒幹嘛？」他問。

「田間缺水，我們相信孩子天真的呼求，會打動萬能真主的心。」老師回答道。

「不論是天真兒童的或罪人的呼求，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智慧和覺悟。」

經師說。「你竟敢當著孩子的面，講這些褻瀆的話！」老師叫著。「把你的話證明給我看，否則你會被斥為異端！」

「這容易。」那魯定接道。「如果小孩的祈禱有效，那全國都不會有小學老師了。畢竟，小孩最討厭上學啊！你今天還能站在這裡，是因為我們大人總算比小孩子通達事理的緣故啊！」

## 無聊

一個虔誠的老人每天祈禱五次，他的事業伙伴則從來不進聖堂。老人遂在他八十歲生日當天如此祈禱：

「我主天主，我從年輕起，就每天五次定時進堂祈禱。我沒有一個動作，沒有一項決定，不曾先呼求祢的聖名。而現在，我老了，我加倍虔誠，日夜不停向祢祈禱，可是，我一直是個大窮人，而我的合夥人，又吃又喝又賭又嫖，老了也不戒，錢卻愈滾愈多，我懷疑他是否祈禱過。主，我不求祢處罰他，因為這不是基督徒應有的念頭。可是，請告訴我：為……為……為……為什麼祢讓他富有，卻又這樣對待我？」

「因為你是個照章行事的無聊蛋！」天主答道。





修院中的規定不是「請勿說話」，而是「除非你能在靜默中精進，否則不要說話。」

祈禱不也是這樣嗎？

## 祈禱與禱者

奶奶：「你每晚都祈禱嗎？」

孫子：「哦，是的！」

奶奶：「那每天早晨呢？」

孫子：「沒有。白天沒什麼可怕的呀！」



戰後，虔誠的老太太如此祈禱：

「天主對我們真好，我們不停地祈禱，所以所有的炸彈都落在本鎮的另一邊。」





## 幫倒忙

有位神父注意到一名婦女坐在空蕩的聖堂裡，雙手環抱著頭。

一個鐘頭過去了，兩個鐘頭過去了。她還坐在那裡。

神父推想，這人一定有什麼心靈痛創，他很想助她一臂之力，便上前問道：「有什麼我可以效勞的地方嗎？」

「沒有，謝謝神父，」她道，「我正一直在領受我所需要的幫助啊！」



你這一攪和，倒使它中斷了。

聽！

一個老人常在聖堂裡，紋風不動地坐著，而且一連幾個小時。有天，神父問他天主跟他談些什麼。

「天主不說話，祂只是諦聽。」

「唔！那你跟祂說些什麼？」神父追問。

「我也不開口，我只是諦聽。」



祈禱四階段：

我說，你聽。

你說，我聽。



兩方都不說，只是聽。

兩方既不說也不聽：相逢寧靜中。



回教一名泛神論者如此描繪他在祈禱這門藝術上的進程：「我第一次造訪麥加的卡巴聖殿，眼中只見卡巴殿。第二次造訪，我看到卡巴殿的真主，第三次，我既未看到卡巴殿，也未看到卡巴殿的真主。」

## 惦念

有天，回紇皇帝阿克巴在森林中狩獵。晚禱時間一到，他立刻下馬鋪席，一如各地虔誠回教徒般以匍伏之姿祈禱。

恰在此時，一名心慌意亂的農婦跑過林地，焦急地尋找離家未歸的丈夫。由於心焦情切，她未曾注意到伏地祈禱的皇帝，結果在他身上絆了一跤後又急急起身，半句道歉也未吭，就又衝進密林裡了。

阿克巴經此一踩，頗為惱怒，但由於事主虔誠，他仍然謹守祈禱時不得開口說話的規定，並未發作。

就在他祈禱完時，農婦隨同其夫高高興興地回來了。一看到皇帝和隨員都在那裡，她吃了一驚，也大為惶恐。阿克巴這下發作了。他吼道：「你倒解釋看看這是怎麼回事？否則要受懲罰。」

農婦突然大起膽子，直視皇帝，說道：「陛下，我因為全心惦念著丈夫，



根本沒注意到您伏在那裡，甚至連我絆那一跤時也一樣。如您所說，當時，您不是正在祈禱嗎？您所惦念的對象，不是遠比我丈夫還要珍貴千萬倍嗎？您怎麼還會注意到我？」

皇帝一時啞口無言。事後，他告訴朋友說有個農婦，既非學者也非經師，卻教導了他祈禱的真諦。

## 公牛


有天，大師正在祈禱，弟子上前說道，「請老師教我們祈禱。」以下便是他的教導……

有兩個人正行經田野，看到一隻公牛正在發怒。兩人立刻就近尋找藏身處，以便躲開急速衝來的牛。然而他們很快就發現已經來不及躲了，其中一人就對另一人嚷道：「糟了，逃不掉了，快祈禱吧！」

另一人回叫，「我這輩子從沒祈禱過，更不知道應付這種場合要用什麼禱詞。」「沒關係！什麼措詞都可以，牛就快趕上來了。」

「好吧！那就用我爸爸飯前常唸的那一段：主，為行將領受的一切，賜我感恩之情。」





懂得委順一切、接納一切的人，其聖德無物可勝越。

在人生的賭局中，每個人只能按自己那一「家」善用既有、盡其所能，下其賭注。

堅持不玩自己這一家，而硬要玩自認該占有的另一家牌的人，註定要成為人生的輸家。

不會有人問我們是否要下注，因那不是操之在我的抉擇。人人都要下注，抉擇則在於如何下注。

## 取暖受凍

有天，大師問弟子，有何心事困擾。

「貧窮啊！」弟子答：「我家境窮得我幾乎不能讀書和祈禱。」

某天酷寒，經師和弟子圍爐而坐。

「像這種冷颼颼的天氣，我就知道該做什麼。」一名弟子如此說，以示回應老師的教誨。

「什麼？」別的弟子問。

「取暖啊！如果不能取暖，我還是知道要怎麼做。」

「怎麼做？」

「受凍啊！」







人無法真正拒絕，或接受眼前的現實。

逃避它，猶如逃避自己的兩腿，

接受它，則如親吻自己的雙唇。

我們只須觀其自然，心領神會，且安之如常。

## 巨龍之友

有個人求醫於精神科大夫，訴說每晚都有隻三足三頭的怪龍前來騷擾他，弄得他精神衰弱，夜夜失眠，瀕於崩潰，甚且動了自殺之念。

「我想我幫得上忙，」大夫說道，「不過我先警告你，這需要一、兩年的時間，並且要花三千元。」

「三千元！」男人驚叫。「那就算了。回家後，我想辦法跟牠交個朋友。」



回教神祕家法里德受鄉親請託，赴德里晉謁大王阿克巴，代其家鄉求賜恩典。法里德一進宮廷，發現阿克巴正在祈禱。當大王終於出現，法里德問他：



「您的祈禱是哪一類呢？」

「我祈求全能慈悲的真主賜我財富、成功、長壽。」大王答道。

法里德當即轉身背對大王，掉頭離去。他說：「我原是來晉見大王的，卻只碰到一名乞丐，跟別人毫無兩樣。」

## 門裡門外

有個女人非常虔誠，愛主至深，每天都到聖堂參與彌撒。途中，常有孩子叫喚她，也有乞丐上前搭訕，但她由於太專注了，因此連看都未曾看他們一眼。

有一天，她一如往昔般走過長街，並準時抵達聖堂參加彌撒。她推門，但門紋風不動，她更用力推門，卻發現門上鎖了。

一想到這下會錯過多年來恪守的彌撒禮儀，她就非常痛苦，然而又不知所措。無意間抬起頭，看到門楣上別著一張便條，其上寫著：

「我就在門外！」



聽說，有個聖人每次為履行其宗教義務而離家外出時，總如此說：「主，現在就暫別啦，我得去聖堂了。」

## 聽鳥

某日，一名會士正漫步修院的庭園中，聽到了一隻鳥在唱歌。

他傾耳諦聽，為之心醉神馳，彷彿這輩子從未真正聽過鳥的啁啾。

當歌聲終於靜止，他回到院內，狼狽地發現同院會士竟都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他們。

良久，雙方才漸漸發覺他是從幾世紀之前回來的。由於他聽得太入神，太忘我，時間竟頓止了，而他也滑入了永恆。



當無終始、無時限的境界浮現了，

祈禱即臻於完美。



當悟性澄清了，

無終始、無時限的境界即浮現。

當成見偏見、得失之心消解了，

悟性就澄清了。

眾妙之門於焉在望，

讚歎之情，遂滿溢心田。

## 蒙眼布條

大師邀請省長一同靜坐冥想，省長回說太忙，大師答道：

「你使我連想到一個人雙眼矇著布條走進森林，卻忙得沒時間拿下布條。」

省長辯說實在沒時間，大師接道，

「只因沒時間就不能靜坐冥想，這是錯誤的想法。真正的原因在於心思太紛亂。」





## 蹺腿

一名效率專家向亨利·福特報告工作狀況：

「董事長，一切進行相當順利，除了一樓那個傢伙。每次我經過，都看到他蹺腿在桌上。這傢伙真是只會吃閒飯啊！」

「那個人有次提出一個構想，替我們賺進一筆財富。我想，他琢磨那個構想時，兩腳一定就是蹺在桌上的。」



有個木工用一支鈍斧不停地劈木頭，弄得既耗時間又耗精力，只因為——  
他說沒時間停下來磨利斧鋒。

## 森林

從前有一處森林，白天鳥聲啾啾，夜晚蟲鳴唧唧，樹木蒼翠鬱鬱，百花盛開嬌顏，飛禽走獸莫不自由自在徜徉其間。

任何人走入森林，都能找到靜攝心神之處。那正是主的居所，祂常側身於自然的幽美和寧謐中。

然而潛意識的時代一來，人在短短一個月之間即可截斷溪流，剷平山林，蓋起萬丈高樓。林中的樹木和石頭，則蓋成供作禮拜的屋宇。一時間，尖塔、圓塚、飛簷聳入天際，鐘聲、祈禱聲、吟唱聲、宣道聲充塞六合。



上主則頓然失其居所。

在展示中，上主反而隱沒了。



## 歸 真

且聽，那清嘽的鳥聲，

那林間輕吟的風聲，

和滔滔澎湃的海聲。

且靜賞一棵樹、一片落葉、一朵花，

猶如生平僅見。

如是，你將觸及萬有真源，

重臨你揮別童年、擁抱知識時，

失落了的樂土。



印度籍的神祕家薩拉哈 (Saraha) 曾說：「忘卻知識，才能細品個中三昧。」





第二輯  
自覺

## 支柱

某地正掀起慘烈的宗教迫害。經書、禮拜、善功等三大宗教支柱連袂晉見上主，面陳他們的憂慮：一旦宗教滅絕了，他們也活不成了。

「別耽心！」上主說。「我打算派遣一位比你們三個都來得偉大的到地球上。」「敢問這位高人是誰？」

「他叫自覺，」上主說。「他會做出比你們中任何一個更偉大的事來。」

## 智者

三個智者相偕旅行。他們在其本國均以智慧著稱，然而三人仍都謙虛自持，希望旅行能擴大其眼界。

才剛跨出邊境，就看到一座摩天大樓聳立於不遠處。那龐然巨物究竟是啥？他們不禁自問。最好就是爬上去探個清楚，然而不行！這太危險了。萬一人一接近，就爆炸了，怎麼辦？最好在探個究竟前就先判斷好。於是乎，三人紛紛提出各種理論，並一一加以檢證，然後再根據過往經驗，一一予以推翻，最後總算決定了。這最後的答案，仍是根據三人共同的經驗推演而來。不論那龐然巨物是什麼，三人有足夠的理由認定，那準是巨人安置下來的無疑。

三人於是作了個結論：此地不宜久留，避之為吉。三人既已開了眼界且長了見識，便打道回府去矣。





臆測影響觀察，觀察引出信念，  
信念形成經驗，經驗激發行為，  
而行為，反過來證實臆測。



## 臆測

臆測一例：

兩個獵人合租一架飛機，飛入叢林區。兩週後，駕駛員又回來接他們。他看看獵獲物，便說：「這架飛機一次只能載一頭野牛。其他的，就只好留下來了。」

「可是去年那個駕駛答應讓我們用這樣大的飛機載兩頭牛。」獵人一致抗議。

駕駛員滿腹狐疑，最後仍然說了，「也罷，如果去年載得動，今年應該也可以。」

飛機就這樣載了三個人和兩頭野牛起飛了。然而還沒昇入高空，就撞毀在附近的山頭。三人爬出機艙，面面相覷。一名獵人問：「依你看，我們現在在那裡？」伙伴四下查看一回，說：「我想就在離去年撞機約兩英里的左方。」



臆測又一例：

一九四六年夏天，南美洲某個國家盛傳某一省分將有大飢荒，當時，所有的農作物生長狀況良好，天候頗佳，風調雨順，豐收可期。然而謠言威力過猛，竟使兩萬名小農放棄了耕地，逃到城市去。由於這集體的棄耕，農作物自然大歉收，成千上萬的人民遂飽受飢荒之苦，謠言也因而應驗了。

## 守衛辯教皇

好久好久以前，大約在中世紀，諮議大臣力勸教皇將猶太人逐出羅馬。據他們說，這些傢伙平安無事地住在天主教的中樞，未免太不像話。

逐客令一下，猶太人非常沮喪。他們深知不論自己落腳於那裡，遭遇都只會比待在羅馬要差。因此他們懇求教皇收回成命。秉性公正的教皇遂法外開恩：他要他們推選一名代表，用打手勢的方式同他一辯；如果猶太代表贏了，猶太人就可以留下。

猶太人立即聚首共商大計。如果拒絕教皇的提議，就只好捲鋪蓋走路，如果接受呢？那不啻是參加一場穩輸不贏的辯論賽；畢竟，同既是與賽者又是裁判的教皇較量，誰又贏得了？然而於今之計，也只好硬起頭皮迎戰了。只是，誰又願意代表出賽呢？整個猶太人的命運就看此一賽，這種心理負擔任何人恐怕都承受不起。



消息傳到猶太會堂的守衛耳裡，他便自告奮勇稟報首席經師，願代表出賽。「那個守衛？」其他的經師一聽說，紛紛搖頭：「不可能！」

「也罷！」首席經師說道。「我們中既然沒有人肯去，只好讓他去啦！不然就棄權。」就這樣，會堂守衛成了與教皇一辯的猶太代表。

重要的一天終於來到。教皇在眾樞機簇擁下，登上聖彼得廣場的寶座，君臨一大羣主教、神父、和信徒。猶太代表團則身著黑袍，長鬚飄飄然來到，會堂守衛身列其間。

教皇轉身面對守衛，辯論於焉展開。教皇舉起一隻手指，神色莊嚴地指向蒼天，守衛則以強調的姿態指向大地。教皇似乎為之一楞，他隨即以更凝重的表情重又舉起一隻手指，堅定地指著守衛的臉，後者回敬以三隻手指頭，且同樣堅定地伸向教皇。教皇吃了一驚，旋又伸手探入道袍中，取出一枚蘋果。守衛緊跟著伸手探入低袋內，取出一塊無酵餅。教皇見狀，高聲說道：「猶太代表獲勝，驅逐令就此取銷。」

猶太領袖立刻圍攏上來，把守衛帶走了。眾樞機則圍繞在教皇四周，議論

紛紛，「陛下，究竟怎麼了？這場比手劃腳的辯論賽，動作太快，我們根本來不及看個仔細。」教皇拭去額上汗珠，說道，「這人是個了不起的神學家，也是辯論大師。一開始，我指著蒼天，表示整個宇宙屬於天主。他卻指向大地，提醒我還有個由魔鬼統治的地獄。於是我舉起一隻手指，表示天主只有一個。他卻舉起三隻手指，指出這唯一的天主係以三種位格來自我彰顯——這等於同意我們的三位一體之說嘛！我自知贏不過這位神學天才，便又改變話題。我掏出一枚蘋果，表示根據最新觀念，地球是圓的，他立刻拿出一塊無酵餅，提醒我聖經上說大地是平坦的。我既然找不出什麼材料來辯駁他，只好判他贏了。」

此時，猶太代表團已返抵會堂。眾人紛紛困惑地探問究竟。守衛卻不屑地說：「根本無聊嘛！起先，教皇舉起手來，好像詔告所有的猶太人滾出羅馬。我便指著地面，表示我們不打算搬家。他便伸出手指來威脅我，彷彿在說，別跟我耍賴，我只好伸出三隻手指，告訴他這麼霸道地趕我們走，簡直比我們賴皮三倍。後來，我看到他拿出午餐來，我就拿出我的大餅……」



## 貼耳地上

一個牛仔策馬經過沙漠，遇到一名印第安人躺在路上，耳朵貼著地面。

「嗨酋長，你幹什麼？」牛仔問道。

「大白佬紅頭髮，開一部墨綠色賓士，裡頭有隻德國牧羊犬，牌照號碼

SDT965，向西邊開去。」

「呵呵，酋長，你是說你光這樣貼地聽聲，就聽出這麼多東西？」

「我不是在貼地聽聲，那個王八蛋撞到我了。」

## 猶太人

境由心造，意自情生。



在飛機上，一名矮小的猶太姥姥同一名高大的瑞典人比鄰而坐。她一直瞅著他，後來便轉向他，問道：「請問您是猶太人嗎？」

「不是。」他答。

幾分鐘後她又轉向他，再問，「您想必——想必是個猶太人，不是嗎？」

「當然不是。」他答。

她繼續盯了他幾分鐘，又說，「我敢說您是猶太人。」

為了圖個清靜，那人乾脆說：「好吧，我就算是猶太人吧！」



她又瞅了他一眼，搖搖頭說，「你看起來實在不像。」



我們總是先下結論，再設法自圓其說。



## 魚與番茄

一個女人在超級市場內彎身挑揀番茄。突然間，一陣劇痛由背部傳來，她一時動彈不得，便尖叫了一聲。

在旁一名內務員側臉一看，便說，「如果你覺得番茄價不合理，最好去看看魚的價錢！」



你所回應的，是現實本身，抑或是你對現實的臆測？



## 一隻鞋

有個人登上公車，鄰座正好是一名狀似嬉皮的少年郎，只穿了一隻鞋。

「孩子，你顯然掉了一隻鞋。」

「不是，」年輕人答，「我剛找到一隻。」



對我而言顯而易見，卻並不一定是真的。

## 蚌與珠

在海底，一隻蚌看到一顆鬆脫了的珍珠掉進巖縫中，她費了好大的力氣，總算把珍珠弄了出來，再把它放在身邊的一片葉子上。

她知道人類會來蒐尋珍珠，因此她想，「這顆珍珠會吸引他們的注意力，這樣他們就不會注意到我了。」

有一天，尋珠人終於出現了。然而他的眼睛只習慣於尋找蚌蛤，而不慣於留意葉片上的珠顆。

於是他攫住那隻並未暗藏珍珠的蚌，卻一任真正的珍珠滾回巖縫中。



正因為深諳尋找的門道，



你才找不到上主。

## 身分證

一個老婦在銀行櫃檯請求行員替她兌現一張支票。

行員說，按規定她要出示身分證。

老婦為之張口結舌。半晌，她終於說出話來：「可是約納，我是你媽媽呀！」



如果你覺得這太滑稽，

為什麼你自己倒也認不出默西亞。



## 獵犬

某人攜帶他新買的獵犬外出試獵。他射中的一隻野鴨掉進湖裡，獵犬游水入湖，叼回野鴨。

獵人大吃一驚。他再度射中一隻野鴨，而獵犬也再度游入湖中，銜回野鴨。獵人難以置信地直擦眼睛。

由於實在不敢相信眼睛所見，獵人便於翌日約鄰人一同打獵。結果，不論他或鄰居射中野鳥，獵犬便都會躍身入湖，攜回獵物。獵人未置一詞，鄰人亦然。最後，獵人實在憋不住了，便衝口說道：「你不覺得那隻狗有些奇怪嗎？」

鄰人摸摸下巴，沉吟良久，終於說：「是啊！你這麼一說，我倒注意到，獵狗是不能游泳的啊！」



倒不是說，生命未充滿奇蹟，  
無寧說，生命本就是奇蹟。

任何人只要不把生命視為當然，  
就立刻看出這個事實。



## 慕道


一名慕道者走進大師的房舍，魔鬼看到了，決心使出一切手段阻止此人求道之心。

因此，他讓這可憐蟲遍歷各種誘惑：財富、情慾、名聲、權勢、威望。然而慕道者對靈性的事深富經驗，他毫不費力就擋掉所有的誘惑，求道之心益堅。

不久，慕道者發現大師有幾點瑕疵，他很不喜歡，譬如，大師很少注意他。（「我想，這是因為我不像別人一樣會奉承他。」慕道者如此自言自語。）還有，大師的衣著，以及他講話時略嫌自誇的語氣，在在都讓他覺得自己找錯了門路，應該另求高明才行。

當他走出房門，一開始就看到魔鬼坐在屋內一隅的大師開口了：「你原不必勞駕撒彈來的，他從一開始，就是你的了。」





願意捨棄一切，尋求上主，卻不願放棄自己對上主的成見，  
這樣的人，合該有此遭遇。



## 酒鬼的耳朵

人如果理解，每次他們犯罪，就是在傷害自己，人就不會再犯錯了。可惜啊，大多數人卻是渾渾噩噩的，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渾無所覺。



一個酒鬼走在街上，兩耳腫出大水泡，朋友問他怎麼搞的，他答說老婆忘了拔掉熨斗插頭，當電話鈴一響，他錯把熨斗當成電話，才有這個結果。

「這樣啊！那另一個耳朵是怎麼回事？」

「那該死的笨蛋又打電話過來了。」

## 一指之差

維也納有個外科名醫告訴學生：當個外科醫生，需要二項稟賦：不會反胃，觀察力特強。

接著，他伸出一隻手指，探入一碟看來令人作嘔的液體中，然後張口舔舔手指。他要全班學生照著做，他們全都硬起頭皮照做無誤。

名醫頷首一笑，說：「各位，恭喜你們通過了第一關測驗。不幸的是，第二關你們並沒通過，因為你們都沒注意到我舔的手指頭，不是我探入碟中的那根手指。」



## 廚 司

某大教堂的牧師一直要求其門房在主日禮拜之後同教友寒暄。牧師娘見狀，便勸他最好自己來。「幾年以後，萬一你連自己堂區的教友都不認得了，豈不太糟？」

於是第二個主日，牧師一作完禮拜，就鵠候在教堂門口。第一個出堂的是個衣著樸素的女人，看來像個新面孔。

「妳好！很高興看到妳來。」他伸出手，打算與她握手為禮。

「謝謝！」女人答著，略略吃驚。

「很希望以後妳能常來參加禮拜。我們一向歡迎新面孔。」

「謝謝牧師。」

「妳住在這附近嗎？」

女人一時間似乎不知如何作答。

「請留下妳的住址，內人和我會找個時間登門拜訪。」  
「您不必這麼費心了，我是幫您燒飯的歐巴桑呀！」



## 富商遇乞丐

一個乞丐站在一名富商的辦公室前，懇求一點施捨。

富商召來祕書，說到：看到這不幸的可憐蟲沒？他鞋尖都破了，腳趾頭都露出來了，外套和褲子又都邇邇得不成樣。我敢說他一定好幾天沒刮鬍子，沒洗澡，沒吃頓像樣的飯了。一看到這麼可憐的傢伙，我實在很難過，所以——快把他趕出去吧！」

一個四肢殘缺的人在路旁行乞，我第一次遇見他，同情心油然而生，當下便給了他五〇元。第二次，我就給得少了。第三次，我看他實在不順眼，便以公然行乞為由，把他扭送到警察局去了。

## 喬裝的默西亞

喜瑪拉雅山上，某瑜伽大師正在冥思。當他睜開雙眼，發覺有名不速之客坐在他面前。那正是某著名大修院的院長。

「請問有何貴幹？」大師問。

院長遂述說一段滄桑史。他的修院一度曾名滿西方國家，院內年輕修生爆滿，修道人的吟唱聲時時迴盪於聖堂中。然而艱辛的歲月悄悄降臨，信徒不再到該院汲取靈糧，修生的來源中斷了，聖堂內一片闐寂。偌大的修道院，只剩下幾個修道人誦經授課，心情異常沉重。

現在，院長想請教的是：「是不是我們犯了罪，修院才會淪落到這個地步？」

「是的，」大師說，「你們犯了無知的罪。」

「這是什麼罪啊？」



「你們中有個人，是默西亞喬裝成的，而你們竟一無所知。」語畢，大師闔上雙眼，繼續冥思。

顛簸的回程上，院長一想到默西亞，而且是默西亞本人——已經重返人間，並且就在修道院裡，不覺然心跳加快。他怎麼搞的，竟沒認出祂來？哪一個，又是他喬裝成的？掌廚的修士？保管聖器的修士？理家？或者是副院長？不，不可能，他們都有許多缺點。可是大師說祂喬裝，莫非這些缺點便是一種喬裝？一想到這裡，修院中每個人都有缺點，而這些人中有一個卻一定是默西亞！

回到修院，他召集全體修道人，宣佈他所發現的真相，大家莫不面面相覷，難以置信。默西亞？就在這兒？騙人！但祂既是喬裝的，萬一某某人就是祂，可怎麼辦呢？

有件事倒是確定的：如果默西亞喬裝成誰來到這兒，則大家一定不可能認得出祂來，所以，大家乾脆相親相愛、互敬互諒好了。「誰敢說這傢伙不會是默西亞？」相處時，每個人都這麼暗忖。



結果，修院中一片安詳和樂，慕道者又開始絡繹於途，許多年輕人也開始申請入會初學——院中聖堂再度響起修道人的吟唱。全院上下，皆因愛的精神而神采煥發。



如果心靈閉塞，光有眼睛又有何用？



## 一隻螞蟻

有個囚犯坐監多年，一直獨居於單人牢房中，看不到其他人，也無法同任何人說話，三餐都是由牆上的小洞口送進來的。

有一天，一隻螞蟻爬進他的牢房。他津津有味地看著牠四處爬動，後來為了仔細觀察，就把牠放到手掌上，餵牠一、兩粒米飯，晚上則把牠關在自己的錫杯裡。

過了幾天，他猛然想到自己竟在坐囚十多年後，才懂得睜眼欣賞螞蟻的可愛，不覺悵然若失。

## 靈光

西班牙名畫家葛雷柯（El Greco）的一位朋友有次登門造訪，當時春光正好，天清日晏，葛雷柯卻坐在房裡，窗簾關得死緊。

「出來享受陽光啊！」朋友說。

「現在不行，」葛雷柯答道：「這會干擾我此刻的靈光。」



## 能看的瞎子

老經師兩眼已瞎，既不能讀，也看不到訪客的臉。

一名有治病神恩的人告訴他：「讓我試試吧！我會治好你的眼睛。」

「不必費心了，」經師答道：「我需要看到的，我都看得到。」



眼時閉著，並不一定就睡著，

眼睛張開，並不一定就能看到。

第三輯  
宗教



## 距離太遠

疲憊的旅人：「老天！幹麼要把火車站設在離市區三公里遠的地方？」

好心的腳伕：「先生，當初把火車站蓋在這兒，大概是因為靠近火車比較方便。」



一座超現代的火車站，離市區三公里遠，其間的荒謬，就如一座香火鼎盛的廟宇，離實際生活三百米遠一樣。

## 佛託夢

一尊佛像原來一直安置在某寺廟中，自從一場暴風雨襲垮廟宇之後，那碩大的佛像就暴露於風吹、日曬、雨淋之中。

後來，有位法師打算籌募基金，重建廟宇。有天晚上，佛像託夢給他，說：「寺廟是一座監獄，不是一個家。還不如就讓我繼續暴露於生活現場中

——那才是我歸屬之地啊！」



## 大師對大師

杜伯是個不凡的人，一般人一接近他，都會瑟瑟發抖。他是猶太法典學者，深富聲望，不苟言笑，立論最苛，容不得絲毫折扣。他堅信刻苦自答的價值，並且以正襟危坐禁食數天之久聞名。

長年的嚴峻刻己，他終於病倒了。羣醫束手、藥石罔效之餘，有人便建議他：「何不向巴山求助？」

起初，杜伯對這個提議非常排斥，因為巴山在他眼中不啻是異端。杜伯相信，生命惟有經由苦難的磨練，才有其意義，巴山則設法緩和生命的痛楚，並公然宣稱，生命係因喜樂的精神而有其意義。

巴山接獲通知時，已過半夜。他立刻披上羊毛外衣，戴上精緻氈帽，趕到病人的住處。在病榻旁，他遞給病人一本猶太經書《光輝之書》（*Book of Splendour*），後者打開書本，開始朗讀。



據說，他還沒讀到半分鐘，巴山就插嘴了：「好像少了什麼……你的信仰裡，少了某種東西。」

「哪一樣？」病人問。

「靈魂。」巴山答道。



## 菩薩燒了

某個寒冷的冬夜，一名四處流浪的苦行僧來到一座寺廟求宿。該廟住持看到他站在雪地裡瑟瑟發抖，便萬分勉強地說：「好吧，你只能在這兒待一夜。這是個寺廟，不是救濟院。明天一早你就該走了。」

夜至三更，住持在一片死寂中聽到陣陣奇特的辟啪聲，連忙趕到殿裡一看，不禁大驚失色。那苦行僧正在殿內升火取暖，一尊木製菩薩雕像則不知去向。住持問道：「那雕像在哪裡？」

苦行僧指著火堆，說：「我若不設法取暖，恐怕會凍死。」

住持忍不住咆哮，「你瘋啦？你知不知道自己幹了什麼事？那是一尊菩薩雕像，你把菩薩燒掉了！」

火焰漸漸熄去，苦行僧仔細瞅著火堆，並用手杖去撥弄灰燼。

「你又在幹什麼？」住持又尖叫。

「你說我燒了菩薩，我正在尋找菩薩的骨骸啊！」

後來，住持把這件事講給一名禪師聽。禪師答道：「你一定是個壞和尚，因為你把死菩薩看得比活人還重要。」

## 隱形的經典

一名禪生寺崇原（Tetsugen）發下宏願，要把當時只有中文的禪學經典印成日文。

他周遊日本，為這項計畫籌募基金，有的富翁捐贈上百枚金幣，但他收到的大部分是農民奉獻的小銅板。不論數額多寡，寺崇原對每個贊助人都表達了同樣的謝意。

十年後，他終於募集到足夠的資金，不料當時，斐伊河氾濫成災，成千上萬的百姓無家可歸。寺崇原只好先擱下夢寐以求的理想，將辛苦募得的資金悉數用來賑濟災民。

不久，他重又展開勸募工作，等到資金籌足了，一幌又已數年之久。當時，全日本遍地瘟疫，哀鴻遍野，寺崇原為了賑災，再度散盡所有的資金。

而後，他又重遊日本，二十年之後，他印行日文版經書的美夢終於實現

了。

現在，印製這第一版日文經書的版模，就存放在京都黃檗（禪宗臨濟派——譯註）佛院裡，供後人參觀。日本人對他們的子孫說，寺崇原一共印了三版經書，前兩版是看不見的，並且比第三版還要好！



## 哥倆好

兩兄弟，一個打光棍一個結了婚，共有一片肥沃豐收的農地。收穫所得，一人一半。

起初無話。後來，已婚的弟弟午夜夢迴，常常想到，「這不公平！哥哥沒結婚，我卻有一個老婆五個孩子，我老了有人奉養，而哥哥呢？他老了誰照顧？他應該多貯點錢，以備老來使用，所以，他的需要顯然比我的還大，而我卻跟他平分！」

一想到這兒，他就溜下牀，揩了一袋米到哥哥那裡，再把米倒進哥哥的穀倉裡。

光棍哥哥也開始午夜夢迴。每次，他一從睡夢中驚醒就自言自語：「這不公平，弟弟有老婆和五個孩子要養，我則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弟弟需要的顯然比我多，這樣一人分一半行嗎？」於是，他也會溜下床，把一袋米倒進弟弟穀

倉裡。

有一夜，兩兄弟同時起牀，並且在漆黑的夜裡互相撞在一塊，兩人都分別揩了個米袋！

多年以後，兩人先後死去，故事卻傳開了。鄉親父老希望建廟紀念，就選了兩兄弟夜裡相遇之處作為廟址。他們覺得，鎮上任何一塊地方，都沒那個地點神聖。



虔誠與否的最大差異，不在於是否崇奉神明，而在於是否有愛心。



## 壞消息

某日，一個富農衝回家中，焦灼地叫道：「黎貝加，城裡有個壞消息——默西亞來了！」

「這怎麼是壞消息？」其妻問道，「我倒覺得這是大好消息。你為什麼這樣擔心？」

「我為什麼擔心？」男人叫道。「我們流了這麼多年的汗，苦幹了這麼多年，總算累積了一點財富。現在，我們有一千頭牛，穀倉滿滿的，果樹上也結滿果實。他一來，我們又得拋開這一切，跟他去了。」

「放心吧！」妻子安慰他。「上主是很明理的。祂知道我們猶太人總是在受苦，我們有過法老、有過哈曼、有過希特勒——反正總會有這麼一個人來壓迫我們，可是上主不都有辦法應付他們嗎？你只要對祂有信心就行了。祂一定也會有辦法應付這個默西亞的！」



## 選民

高齡九十二的哥斯坦因曾經歷過波蘭大屠殺、德國集中營，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反猶運動。

「喔，吾主！」他說：「我們是您的選民，對嗎？」

一個聲音發自穹蒼，答道：「是的，哥斯坦因，猶太人是我的選民。」

「既然這樣，您不覺得該另外換一批人了嗎？」



## 避 難

經師那魯定家中失火，他跑到屋頂避難，一個人站在斜頂上，狀至危殆。他的朋友紛紛趕來，在街道上攤開一條毛毯，由幾個人抓緊，然後朝他大喊，

「快跳呀！經師！快跳呀！」

「哦不行！我不跳。」那魯定說。「我知道你們這些人。我一跳，你們就會放手，存心開我玩笑。」

「別傻了，經師，這不是鬧著玩的。跳呀！」

「不行。」那魯定接道：「我不相信你們。把毛毯放在地上，我就跳。」

## 放開樹枝

一個無神論者失足墜崖，在墜落途中，他奮手一抓，總算攀到一棵小樹的枝椏。於是，他就懸在半空中，腳下是相距千呎的巉岩，他深知自己支撐不了多久。

突然他靈光一閃。「主！」他使盡力氣大叫。

一片死寂！沒任何回應。

「上主！」他再度大嚷：「如果您確實存在，請救救我吧！我保證以後一定相信您，並且也會教導別人相信您。」

又一片死寂！不久，一陣貫耳的雪鳴響徹整個峽谷，令他幾乎鬆手失足。

「很多人一遇到麻煩，就這麼說。」

「不，上主，不！」他嘶喊著，心中燃起濃濃的希望。「我跟別人不一樣。看！我已經開始相信了，因為我親耳聽到您的聲音啦！現在您只要救了



我，我就會一輩子頌揚您。」

「很好！」隆隆的雷鳴答道：「我會救你。現在放開樹枝吧！」

「放開樹枝？」那人狂叫：「祢以為我瘋啦！」



據說梅瑟將手杖拋入江海時，期待中的奇蹟並未出現。唯當第一個人投身海中，海浪才退卻，海水才分出一條通道，讓猶太人通過。

## 預扣一萬元

一個慳吝成性的守財奴有天如此祈禱：

「如果全能的上主——願祂的名永受讚美——能給我一百萬元，我願意拿出一萬元捐給窮人。我保證我一定做到。如果全能的主——願祂的名永享光榮——不相信我，那就請祂預先扣下那一萬元，再把餘額賞給我就可以了。」



## 沒指望

飛機飛到中途，駕駛員對旅客說：「很抱歉，我必須通知各位，我們現在情況危急，只有老天爺救得了我們。」

一名乘客轉身問鄰座的牧師，剛剛駕駛員說了什麼，牧師答道：「他說我們都沒指望了。」

## 天寬恕誰？

一個回教聖人來到麥加朝聖，一進聖殿，發覺裡頭香客甚少，非常欣喜，因為他可以從從容容地頂禮膜拜。

朝拜完畢，他跪下，以前額觸地，並說：「阿拉！我這輩子只有一個願望，請賜我特恩，讓我永不冒犯祢。」

阿拉一聽，放聲大笑，應道：「這正是每個信徒的要求。告訴我，如果我答應了每個人，那我還寬恕誰？」

有人問一名罪人，為什麼他能夠大步跨進聖殿而毫無懼色？他答：「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而天主，祂難道不是每個人的天和地嗎？」

## 妙賊

一位神父委請其執事召集十個人，為一名病人吟唱康復禱文。

當大家全都到齊了，有人對神父附耳低語：「這些人中有些傢伙是出了名的賊。」

「這倒更好。」神父說：「如果慈悲之門緊閉，這些專家自會有辦法。」



## 指點迷津

某日，一名旅人正沿路而行，有個人目露凶光，雙手沾著血跡，騎馬迎面而來，且匆匆疾馳而去。

幾分鐘後，一羣騎士出現了，問旅人是否看到有人雙手沾著血路過，他們急著找他。

「這人是誰？」旅人問。

「一個罪犯。」為首的騎士應道。

「你們追蹤他，是要把他逮捕歸案？」

「不！」騎士說：「是要給他指點迷津。」



和解，即能拯救世界，

正義則不然，通常，它只是復仇的代名詞而已。

## 鏡花水月

某夜，一個詩人坐在家門口，俯身面向一個水盆。他的朋友正好路過，問他：「你在幹麼？」

「我在觀賞水盆裡的月影。」

「莫非你的脖子扭傷了？為什麼不抬頭直接看天上的月亮？」

語言是實相的殘缺不全的映像。有人只因瞧過瑪哈宮的一片大理石建材，便自以為己盡窺全貌，逢人便說瑪哈宮就是一堆那種大理石的組合。還有人只因為看過一桶由尼加拉瀑布帶回來的水，便自以為己見識了尼加拉瀑布的盛景。





「哎！你的寶貝多可愛啊！」

「這才不算什麼！你該看看他的照片！」

## 觀指為月

語言（和概念）是實相的指標，而非實相之映像。

反而，誠如東方神秘家所言，當聖者指向月亮，傻瓜所見只是手指頭。



某夜，一名醉客踉蹌過橋，巧遇其友於橋上。兩人遂倚著橋杆，聊起天來。

「下面那東西是什麼？」

「是月亮。」友人說。

醉客又看了一眼，不相信地搖搖頭。「好吧！好吧！那我怎麼爬到這上面

來的？」





我們幾乎從未見識過實相，我們所見，只是映現於語言和概念中的部分影像而已。然而，我們卻常誤將語言與概念視為實相。

這個世界，大抵是我們心理的構成物。

## 乞丐

人仰賴語言，崇奉語言，

沒有語言，就會癱瘓。



乞丐拉著行人的衣袖，懇求施捨幾文咖啡錢。他哀哀訴道：「先生，從前我也像你一樣，是個有錢的生意人。我整天努力工作，我的辦公桌前擺了一塊座右銘：『創意思考，果決行動，冒險生活』，我恪守這句格言，財運也特別亨通。可是……可是後來……（乞丐的肩頭因啜泣而顫抖）……清潔婦把我的座右銘丟到垃圾桶裡去了。」





當你清掃聖堂庭院，別停下來檢讀舊報紙。  
當你拂拭心中明鏡，別停下來戲弄文字。



## 我在哪兒？

從前有個傻瓜，每天一早醒來，都有找衣服的煩惱。他每一起醒來就有  
的困擾，就幾乎不敢上床睡覺。

某夜就寢時，他找來紙筆，記下每項物品的名稱和置放地點。翌晨拿出活  
頁簿，「褲子」——在這兒，他立刻穿上。「襯衫」——在這兒，他立刻披  
上。「帽子」——在這兒，他立刻戴上。

一切順利，令他非常高興。突然，一個可怕的念頭浮上心頭。「我呢？  
——我在哪兒？」他漏記了這一項，於是他四處搜索卻徒勞無功，他找不到自  
己。



「我正在讀這本書，以便了解我自己。」  
這種人又怎麼說呢？

## 智者悟道

史菲塔凱度 (Svetaketu) 是古印度聲名卓著的聖賢之一。他的智慧是這樣陶成的：他未滿七歲，就被父親送去學吠陀。憑著聰慧和勤奮，他一直領先羣倫，而且年事尚輕，就被尊為最了不起的經典專家。

學成返鄉，父親想測試他的能力，便問他：「你知道哪樣東西學了以後就不須再學別的了沒？你領悟到哪樣東西一旦悟透就不會再有任何痛苦了沒？你精通了那無法傳授的了嗎？」

「都還沒。」

「那你這些年來的學業，都白費了。」

父親話中的真理，令他刻骨銘心，於是他開始嘗試由冥想靜坐來發現言辭所無法表達的智慧。



當池水乾涸，魚兒奄奄一息於枯裂的池床，此時，朝牠們呵氣滋潤牠們或以泡沫濡濕牠們，都遠不如將牠們投回湖中來得有效。

別企圖以教條來活絡人心，應引領人重回現實。生命的奧秘要在生活中尋找，而非在論斷生命的教條中索求。

## 菜單

一個慕道者求教於回教經師魯米，想知道《可蘭經》是否值得一讀。

「你該先問問自己，是否已有足夠的成熟，能從中受益。」魯米答道。



一位基督徒神祕家曾如是論及《聖經》：一份菜單不論多管用，終究吃不得。



## 經緯線

地理課上，一名學童如是說：「經緯線的好處就是當你溺水了，你可以說出你所在的經緯度，人家就會來救你。」



正由於有「智慧」這麼個名詞，人人遂都自以為理解智慧的定義。然而沒有人光因懂得「天文學」這名詞的含意，就成了天文學家。

對溫度計呵氣，只能使水銀柱升高，卻無法使房間更暖。

## 目不識丁

日本某圖書館的一個角落裡，常有一名老和尚靜坐打禪。

「我從沒見過你讀經書。」管理員對他說。

「我沒機會讀書識字。」老和尚答。

「這實在丟臉。像你這樣的和尚，應該有閱讀能力。我教你如何？」

「好啊！」老和尚指向自己問：「請告訴我，這是什麼？」



陽光普照時，何必點燈。

大雨傾盆時，何必灑水？



## 開示

瑜伽大師承諾為某學者開示，並表現開示效果將遠勝於經書上的任何章節。

學者迫不及待地請求立予開示，大師說，「走出戶外，在大雨中舉起雙手，並且抬頭望天。這會給予你第一個啟示。」

翌日學者回來報告：「我遵照指示，一任雨水沿著我的脖子流下。我只覺得自己活像個傻瓜。」

「唔！」大師道：「就第一天來說，這不就是一項啟示嗎？」



## 本與末

詩人卡畢爾說：

學者如果光會尋章索句、論此議彼而胸中一無悲憫，何用之有？

苦行僧如果光以番紅色袈裟裹身，而心中一片慘白，何用之有？

你修德養性，敦品勵行，但心中一無樂音，何用之有？



弟子：知識和啟示之間有何差別？

師傅：當你有知識，你等於有一把照明的火炬；當你得到啟示，你就成了

一把火炬。



## 傘兵

某日風大，一名傘兵由機艙躍下，被強風吹離預定路線幾百里之遙。後來，降落傘卡在一棵大樹上，他就吊在那兒高聲呼救，不知置身何方。

總算有人路過了，問他：「你怎麼爬上去的？」

傘兵據實以告，並問：「我在哪裡？」

「在樹上啊！」路人答。

「喂！你一定是個傳教士。」

路人為之一楞。「沒錯！你怎麼知道的？」

「因為你說的話當然不假，只是毫無用處。」

## 小提琴

在一家中國餐館裡，有羣人正聆賞音樂。歌手突然唱起一首耳熟的歌。人都記得那曲調，卻都想不起曲名，於是便召來盛裝的侍者，請他查一查現在放的是什麼曲子。侍者跨步離去，不久後洋洋得意地回來，大聲宣布：「是一支小提琴曲！」

學者對靈性修持的貢獻，亦復如是。



## 大革命

一名教士告訴友人：「我們教會，才剛完成了歷年來最大的一次革新。」

「教徒人數增加了多少？」

「沒增加！反而減少了五百名。」



耶穌想必會大聲喝采！



經驗顯示，宗教信仰之於個人成全，猶如晚宴禮服之於消化機能。

## 雞湯

某市的劇院裡，舞劇才演到一半，布幕突然放下，經理走上舞台，面向觀眾：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謹以無比沉痛的心，向各位宣布本劇男主角剛剛在化粧室裡心臟病突發，因此本劇演出不能不中輟。」

聽到這個消息，前座一名中年胖婦立刻站起來，焦急地說：「快！快給他雞湯！」

「這位女士，」經理說，「心臟病一發就不可收拾，男主角已經死了。」  
「所以就該立刻餵他雞湯啊！」

經理近乎絕望地求道：「這位女士，把雞湯端給已死的人，有什麼用處？」

「難道有什麼壞處？」





雞湯之於死者，猶如宗教之於渾無自覺者，而後者，哎，人數何其眾多！

## 壁壘

天井中傳來呼喝吵鬧聲，大師聽了，深為吃驚。遣人查問之後，才知道是自己的的一名弟子惹出這場風波。他於是召來這名弟子，查問原委。

「有一羣學者組團前來拜訪您。我告訴他們說您不屑把時間浪費在只知啃書、只重學問，卻缺乏智慧的人身上。這些傢伙只會自以為是地訂定教條，處處在人間製造壁壘……」

大師微微一笑，說道：「說得真對！真對！不過請告訴我，是不是因為你自以為是，要跟這些學者劃清界線，才造成了目前這場對立和爭執？」

## 聖者

印度一位聖者請人為他講述耶穌的行實。

當他獲悉耶穌在納匝肋如何遭其鄉親排斥，便驚叫道：「一個經師的會眾如果不想把這經師掬出城外，這經師就不算經師。」

當他得知處死耶穌的，原來是一羣祭司，不禁歎道：「撒殫要誘導全世界並不容易，所以牠在世界各地都指派了孚人望的傑出教士，替他效勞。」



一名主教如此歎惋：耶穌所到之處，都掀起革命；我所到之處，人人都爭相獻殷勤。



## 保障

如果有百萬民眾跟隨你，你就得自問，是否哪兒出了岔。

有位猶太教作者說，猶太人並不勸人改奉猶太教。經師常需要以三種不同的招式，給可能改奉猶太教者澆澆冷水！

唯上智者，始有靈性修持。靈性絕不會為了顧全大眾口味，而退讓、妥協，因此，尋索糖漿，而非尋求醫藥的羣眾，必與之無緣。有一次，大批羣眾跟隨耶穌，久久不散，耶穌便如此告誡他們：

「你們中有誰在建造一座高塔之前，不先坐下來估算成本，看看自己是否負擔得起？有哪個國王在發動戰爭之前，不先坐下來盤算他所能派出的一萬名士兵是否抵擋得了對方的二萬大軍？如果抵擋不了，則早在敵軍壓境前，他早就會派出使者，談判求和了。所以，如果沒有隨時放下一切財物的心理準備，任何人都無法成為我的門徒。」



一般人並不要真理，只想要保障。



## 狐狸與狗

獵人遣其獵犬查看晃動於林間的某物。獵犬遂奔赴林間，追出一隻狐狸，並將之逼到獵人射程內的一個角落。

垂死的狐狸告訴獵犬，「難道你從沒聽說狐狸和狗同屬一家？」

「聽是聽說了，」獵犬答道：「不過，那是講給傻瓜和理想主義者聽的。」

在實事求是的人看來，手足情是由利害關係中產生的。」



基督徒對佛教徒說：「我們可以稱兄道弟，不過那是傻瓜和理想主義者的專利。對實事求是的人來說，兄弟情是由教籍和信仰中產生。」





哎！多數人不愁沒有供其一恨的宗教，卻無足堪一愛的信仰。

## 大師再世

一名辭世已有幾世紀之久的古代哲學家，獲悉其訓誨遭其後世門徒曲解。由於生性悲憫且熱愛真理，他費盡心血，終於獲得重返陽世數日的恩寵。

他花了幾天的工夫，才使其門徒認出他的身分。一旦確認了，眾門徒對他不能不一吐為快的話頓時喪失興趣，反而苦苦求他告訴他們重返陽世的祕訣。

他費盡唇舌，總算才讓他們相信他對個中祕訣實在無可奉告，也才使他們理會到恢復其訓誨之清純原貌乃事關人類福祉，無比重要。

然而這番心血形同虛擲。他們的反應竟是：「您難道不明白，重要的不是您的訓誨，而是我們的詮釋？您只是一個過客，我們都定居在這兒。」



釋迦一死，各派學說便誕生了。



## 審那魯定

為了審判那魯定經師，所有哲學家、神職人員，和法學博士全都聚集於法庭。這是一項十分嚴厲的控訴。那魯定曾徒步各城，沿路叫喊著：「你所謂的宗教領袖既無知又迷惘。」他以散播異端的罪行，遭死刑之判。

「你有發言的權利。」國王說。

這位經師倒是神色自若。他說：「請拿紙筆進來，交給這莊嚴盛會裡最具智慧的十個人。」

令那魯定感到好笑的是，庭上袞袞諸公之間爆發了一場激辯，人人對誰夠資格上此智者排行榜，都有不同的意見。當爭論終於平息，被推選出來的十名智者也都有了紙筆後，那魯定便說：「請針對下面這個問題，寫下您的答案：物質是由什麼東西組成？」

十名智者各自寫下答案，交給國王，後者遂把答案一一唸出：「係由虛無

中產生」，「係由微生物組成」，「由能源組成」，「由光源組成」，「我不知道」，「由形上存有構成」等等。

那魯定遂正告國王：「等這十個人對物質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有了共識，才能夠攜手論斷精神層次的問題。他們連包括自己在內的物質究竟怎麼組成的都沒法達成協議，竟然又都能異口同聲地判定我是個異端，這不是太奇怪了嗎？」

造孽的，不是教義的紛歧，而是唯教條是尚的心態。

如果每個人都憑個人信念行事，且都自以為此乃替天行道，結果勢必一片混亂。

「死守教理本身即是罪。修到家的人深知人性深處的混沌幽暗，而這恰恰是宗教狂所陌生的。」



## 坐享其成

在愛爾蘭某地，一名神父、一名牧師，和一名猶太經師正在舉行神學激辯。突然間，天使出現了，並說：「上主派遣我賜福給諸位。為和平許個願吧，全能的上主必定成全你們的心願。」

牧師開口了。「但願天主教徒永遠從愛爾蘭島上消失，這樣和平便能君臨。」

神父接腔了，「但願神聖的愛爾蘭再也看不到任何基督徒的蹤影，這樣就會天下太平。」

「你呢？經師？」天使轉身問道：「你沒有願可許嗎？」

「沒有！」經師道。「只要成全這兩位紳士的心願，我就很高興了。」



## 一夜成聖

某夜，一名漁夫潛入某富翁的莊園，並在園內多魚的湖中撒網捕魚。莊主覺察異樣，便派出守衛拘捕他。

當他看到眾人手執火炬，四處搜捕他，便匆匆以泥灰抹身，坐於樹下，扮成印度聖賢模樣。

莊主及守衛搜索良久，一無所獲，只看到一位聖者全身塗滿泥灰，在樹下冥想靜坐。

翌日，各地盛傳有位大聖人擇居於該富翁的莊園中。由於一般相信，饋贈聖者，將蒙天賜福，民眾遂紛紛赴莊園，向這位大聖人獻上花果金錢，以表達崇敬之意。

搖身變成聖者的漁夫，為這突如其來的好運道驚愕不已。「靠民眾的信仰吃飯，總比我雙手的勞力吃飯省事多了。」他自言自語。此後，他便繼續靜坐冥想，不願再事生產了。



## 不足掛慮

猶太經師亞伯拉罕一生堪為楷模，當大行之日來臨，他乃撇下塵世的讚詞、會眾的奉承而撒手歸去。多年來，會眾早已視他為聖人，並將他們蒙受的一切天恩歸功於他。

彼岸的情況並無兩樣。眾天使紛紛上前迎迓，並且高聲讚頌。在整個慶典中，經師似乎顯得畏縮和痛苦。他雙手摀著頭，拒受勸慰。最後，他被帶到審判座前，感受到置身於無限慈愛的氛圍中，並聽到一個無限柔和的聲音對他說：「我兒，何事困擾你？」

「至聖天父，我堪當不起這裡所加諸給我的一切榮耀。即使大家公認我是信徒的楷模，我這一生也必定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不然我的獨子怎會不顧我的身教兼言教，竟捨棄了我們的信仰，變成一個基督徒。」

「我兒，這事不足掛慮。我很了解你的感受，因為我也有個兒子就是這個樣子。」

## 走錯門了

印度聖雄甘地在其自傳中，提及他留學南非時，曾如何著迷於《聖經》，尤其是山中聖訓。

他開始相信幾世紀以來即流行種姓制度的印度，應能由基督信仰中找到對症下藥的良方。

有一天，他走進一座教堂參與彌撒，並尋求啟示。剛到門口，他就被擋住了，有人柔聲告訴他，如果他想參加彌撒，歡迎他到一座專為黑人而設的教堂去。

他立即掉頭離去，此後不曾再回頭。

一個眾所公認的罪人被逐出教會，不得進堂禮拜。

他向上主訴苦：「主，他們不讓我進堂，因為我是個罪人。」

「你有什麼好抱怨的？」上主回答：「他們也不讓我進堂啊！」

## 不可祈禱

教堂和猶太會堂為了維持生機，常需籌措經費。有一座猶太會堂並不像教堂那樣，在彌撒或禮拜進行途中傳遞奉獻盤。他們籌款的方法是每逢重大節慶，會堂勢必爆滿，而會眾也特別慷慨的時候，將會堂裡的座位分區訂價，並出售門票。

有回正逢重大節慶，一個男孩來到會堂要找父親，門房不讓他入內，因為他沒有門票。

「拜託您，這是非常重要的事。」

「每個人都這麼說，」門房說著，無動於衷。

男孩絕望了，開始苦苦哀求：「先生，求求您，這件事生死交關，再多耽擱一分鐘就完蛋了。」

門房動了慈悲心，便道：「好吧！既然這麼重要，就准你進去。不過



——他警告說：「可別讓我抓到你在裡面祈禱。」



很可惜，宗教組織常有它的限制。

## 哭得其所

正在祭壇上證道的教士口才出眾，句句扣人心弦，聞者莫不流涕。唔，倒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因為前排坐了位紳士，眼睛直直盯著講道人，看來無動於衷。

作完禮拜，有人問他，「你也聽了證道辭，不是嗎？」

「當然。」鐵石心腸的紳士答道。「我又沒耳聾。」

「你覺得內容如何？」

「非常感人，我簡直要掉淚。」

「請問，你為什麼沒掉淚？」

「因為——我不屬於這堂區。」紳士答道。



## 重新組合

根據某一傳說，天主在創造天地並稱許其壯麗美好之時，撒彈也以牠獨到的方式分享了祂的喜悅。當牠凝視著一幕幕的美妙景象展現眼前，不覺然連聲驚呼：「太好了！我們來組合這一切！」

「然後搞砸所有的趣味！」



你有沒有試過去組合和平這樣的東西？一旦試了，你就有權力衝突和派系鬥爭，在組織內鬧個沒完。促成和平的唯一方法，就是任它自行生變。



## 夢裡見性

有個國王夢見自己看到一個國王升天堂，一個祭司下地獄。他正納悶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忽然傳來一個聲音說：這個國王升天堂是因為他尊敬祭司。那個祭司下地獄是因為他同王公貴人妥協。



## 要標記

主教正在測試一羣望教徒，看他們是否適合領洗。

「別人憑藉什麼標記，可以看出你是個天主教徒？」他問。

無人吭聲。顯然，大家都料不到有此一問。主教又重問一次，並且劃了個十字聖號，為大家提示正確的答案。

突然，一個望教者有了靈感。「是愛」，他說。

主教楞了一下，正想衝口說「錯了！」幸而及時克制了自己。



有人要出版一本兒童書，內容包括耶穌的比喻、聖經章句、和一些簡單的插圖，此外再無其他文字。他為這本小書，向主教申請出版許可。

主教是批准了，不過仍照例附上如下的聲明：「本許可證並不表示主教本人同意本書的意見。」



要命的組織陷阱！



## 腰巾

靈修團體是如何成長的？



印度教一位導師眼看愛徒在靈修上大有進益，印象殊深，便認定愛徒不再需要他的引導了。他遂離去，留下愛徒一人獨守河堤小屋。

每天清晨，這個徒弟在河裡沐浴淨身之後，便將腰巾晾出以便晒乾——那是他唯一的身外物。有一天，他發現腰巾被老鼠撕成碎片，非常難過，只好請村民再施捨一條新巾給他。不久，老鼠再度把新的腰巾咬成千瘡百孔，他只好弄來一隻貓。此後老鼠不再為患，不過他除了托鉢請求布施三餐之外，還得替貓乞討牛奶。

「老是仰靠施捨不是辦法，對村民也會構成負擔，我該養頭牛。」他想了道。於是便弄來一頭牛，於是又得請求布施草料。

「不如把茅屋四周的土地犁一犁。」他想著。不過這麼一來，他就沒時間靜坐冥想了，所以他僱了幾個工人替他犁田。

這下子，又多了監督工人做工的瑣事，他乾脆娶了個老婆，好能替他分勞。當然，不久之後，他成了村莊的首富。

幾年之後，他的導師偶然路過，看來原應是小茅屋的河堤邊，屹立了一棟華麗的宅第，不禁大吃一驚。他向其中一名僕人打聽：「這兒原先不是我徒弟的住所嗎？」

僕人還來不及回答，徒弟自己就出現了。

「我兒，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老師，說了您也不會相信。」徒弟應道，「我是為了保存我的腰巾，無法可想，才弄到今天這個地步的。」



## 果子禁令

據說在一個乾旱之國，樹木稀少果子更是不易生長，而老天為了讓人人都無所缺，便指示一位先知說：「我對這一代及後代子子孫孫有令，每人每日所吃的果子，不可多於一粒。將此話記在經典上，違抗者便是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人。」

數世紀以來，人人奉行此命，直到科學家發明了改變水土之道，沙漠地變成綠油油的一片，五穀、家畜豐豐腴腴，樹枝都因為未摘下的果子而彎曲垂地；但是教會當局及行政當局，仍舊堅持百姓遵奉果子禁令。

如有人指責任由果子落地腐爛是不應該的，就會被冠上褻瀆神明及倫理敵人雙重帽子；這些人受了自大的理性的導引，疑惑老天的智慧；他們缺乏唯一能接受真理的信心與服從。

教堂裡的宣講，說不盡冒犯禁令而不得好下場的實例；固守禁令卻也毫無

好兆頭的，或者活得欣欣榮榮但置禁令於不顧的實例，一個都沒有提過。

果子禁令修改不得，因為接受此令諭的先知，早就仙逝了！如果他在，可能會有勇氣有見地隨著環境的變遷而修改禁令吧！畢竟他所領受的聖旨，目的不是要供奉它，而是藉以便民的。

最終的實況是，有人嘲笑法律、嘲笑老天及宗教；有人私下偷偷解禁，卻背負一份罪惡感。大多數人則墨守成規，因此而認定自己神聖脫俗；其實是根本放不開。

## 救生站

巉岩滿布、船難頻傳的海岸上，曾搭了個草棚，權充救生站。站內僅有一具小舟，不過看守該站的幾個救生員都深具熱誠，他們經常眺望海上，一有狀況，立刻奮不顧身衝入狂風暴雨、濁浪滔天的海中進行搶救。許多寶貴的生命就是這樣保住的，而救生站也因此名聲遠播。

名聲既已傳開，附近人士就難免希望同這個救人義行掛鉤。大家慷慨獻出時間、金錢，增購了救生艇、培訓了救生員；草棚也搖身一變，成了一幢舒適的大樓，各項設備一應俱全足可供給全部蒙救者的需要。船難當然不是天天都有，因此大樓就顯得像是個俱樂部了！

久而久之，大伙用心於交際往來，救生的興趣日趨衰減，雖然仍按時複習身上佩戴的徽章上的救生箴言；說實在的，真被救上岸的人，樣子都很令人嫌，病奄奄髒兮兮，地氈和家具全被污染了！



俱樂部社交活動蒸蒸日上，救生行動則逐日銳減；最後有人要求攤牌談判，聲稱應該回復往日的所作所為。投票結果，這少數搗亂者被請出大樓，另謀生存。

這一小羣人移居海岸下游處，當初的勇毅與忘我復現了，很短的時間內，名聲遠颺了！接踵而來的是人口大增、茅棚改建……理想窒息。

如今閣下若去海岸觀光一下，可以看到好些別緻的俱樂部，散置沿岸；每一處都各有他們足以自豪的「想當年」。船難不停地會發生，可惜已沒什麼人去關心了。



## 勿踏草坪

真正的宗教人，是非常遵守法律的，只是絕不害怕……



「請問你如何謀生？」在雞尾酒會中，一位女士詢問一名年輕人。

「我是一名傘兵。」

「跳傘一定很可怕吧！」

「總是難免的。」

「請你告訴我一些很可怕的經驗好嗎？」

「哦！」年輕人應了一聲，說：「我想就是降落在草坪上，然後看到一標

示牌：『勿踏草坪』」。

## 新兵

也不供奉……



班長問一羣新兵，為什麼以核桃為槍靶？

「因為它的硬度高於任何東西。」一名新兵如此回答。

「不對！」班長說。

「因為它的彈性很好。」

「錯！」

「反光度比較理想。」

班長搖頭說：「你們這羣小伙子，該學的還多著呢！核桃做槍靶是手冊上

明文訂定的。」



## 辦案

也不絕對化……



鐵路警察呈報一樁火車謀殺案，他的報告內容是這樣的：

「行刺者從月台登上車箱，野獸般刺殺受害者五次，每次都極兇悍。然後從另一邊的車門離去，跳落鐵軌上，因此觸犯了《鐵路法》。」



小鎮上，有一個人撥○一六查詢一件事。另一端傳來細弱女性的聲音：

「對不起，你應該撥〇一五查詢。」

當他撥了〇一五之後，覺得答話的聲音完全相同，不免問道：

「妳不就是先前和我通話的女士嗎？」

「對啊！是我！」，「我今天負責兩條線。」



## 守時

也不大肆誇大……



史君殺了妻子，他的答辯頓顯錯亂。站在證人席上，律師要求他向庭上說明犯罪經過。

「閣下！」史君開始陳述，「我是一個中規中矩的人，每天七點起床，七點卅分用早餐，九點鐘到達辦公室，五點離開，到家的時間是六點，晚餐已在桌上，用畢，看報紙、看電視，九點回房休息。直到一天，問題發生了……」

他的呼吸突然加快，一股怒氣沖上顏面。律師很本分地說：

「繼續向庭上報告經過情形。」

「出事那天，我照樣七點起床，早餐畢九點上班，五點下班，六點進得家門卻未見桌上的晚餐，也沒看見妻子。四處找尋之下，發現她和一名陌生人同床共衾。我便槍殺了她。」

律師急於表明重點所在，便要求他：

「說明殺她時的動機。」

「閣下大人與陪審諸君，我當時火冒三丈，全身氣得發抖，」他邊吼邊搥椅座，「六點鐘回到家，晚餐絕對應該在桌上放好。」



## 拾遺

也不利用法律



那魯定在路旁撿得一顆鑽石，按法律規定，路拾遺物的人，應在三個不同時段，到市中心宣布，若沒有人認領，該物可為拾遺人所有。

那魯定的宗教觀念很強，絕對不會忽視法規，但又捨不得鑽石被人要回去；於是連續三個晚上，等大家都熄燈休息了，他走到市中心輕輕地宣稱：「我在路旁撿到一顆鑽石，有誰知道那是誰的，盡快和我聯絡。」

當然沒有人的聽力那麼敏銳，只是第三天晚上恰巧有一人在窗前看見他在那喃喃自語。詢問之下，得到的答案是：



「我沒有義務告訴你。不過奉勸你凡事要按規矩來！我剛才站在那裡說話，就是在奉行法規。」



要做惡棍倒也不必觸犯法律，拘泥於條文就差不多了！



## 注意

神父宣報下一個星期日，耶穌基督親臨本堂。當天聖堂裡擠滿了人，個個豎起耳朵準備聽訓，可是神父引介他時，他只含笑向大家問聲好。入夜後人人表示要接待他，神父的邀請最誠懇；但他都客客氣氣回絕了，說只想留在聖堂。大家一聽覺得這正是耶穌！

翌日清晨，聖堂門窗尚未啟開之前，他輕輕地溜走了。神父及信眾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堂內處處被塗污，牆上、窗戶窗櫺、柱子、祭台四周、讀經台、經架等等，到處都刻上不同顏色、不同體積的兩個字，「注意」！有的用鉛筆寫、有用彩色筆、水彩、原子筆、墨汁……總之，放眼望去全是粗的「注意」、細的「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大家一頭霧水，不知所措！究竟要注意什麼？又沒寫清楚。很想把它擦洗乾淨，但一轉念那是耶穌幹的，便都作罷了！

莫名其妙的「注意」兩字，開始印入大伙腦門裡了。一進堂注意了聖經，因此從中受益而不再為偏見所蔽；注意了聖事，也就受到聖化而不再迷信；神父注意了自已的神職，因此真能幫助信眾而不再控制或左右了；信眾真注意了宗教，也就從漫不經心走向了正直公平；注意了教會法律而知所遵行，且體諒弱者；注意了祈禱也就不那麼自持了。大伙進而注意自己的天主觀，因此能夠在聖堂的圍牆之外辨認祂了。

信眾已將「注意」兩個字，高高掛在聖堂頂，夜晚路過時，你會看到閃亮的霓虹燈，射出兩個大字。

第四輯  
恩寵



## 水患

神父倚窗埋首書桌，準備一篇道理，主題是上主的照顧。聽到響聲，很像是什麼大東西爆炸了。不一會兒他見窗外人頭亂竄，得知是水壩爆破、河水泛濫，百姓都要快快撤離。

神父眼見街上的水愈漲愈高，壓抑內心恐慌的本領卻愈來愈低，但他告訴自己：「我正好在準備如何發揮上主的照顧，此刻也正是一個實習的良機；我不必跟著大伙逃，就留在此地，全心信賴上主的照顧。」

水漲到窗緣，一艘皮筏滿載著人划過，大家喊叫：「神父快跳過來！」

「不！孩子們，上主自會來照顧我的。」

隨後神父大人爬上了屋頂，水也上漲了，又有一艘皮筏經過，筏上的人急呼神父上船，他同樣謝絕了！

神父爬到鐘塔頂端，水淹及他的膝蓋，一名警官駕著汽艇去搶救；他依然

平靜地說：「警官先生，謝謝您，我信賴上主，祂不會令我失望的。」

被淹死後去了天堂，一進去便埋怨上主：「我那麼信賴祢，祢為什麼沒設法救我？」

上主說：「我曾經遣送了三艘救生船呢！」



## 捨

兩名修道士結伴旅遊。一個修持有所取，一個修持有所捨；沿途兩人談著各自的觀點，天黑時到了河邊。

有所捨的人兩袖清風，沒錢過河，他說：

「我們沒錢付給船東，過不了河；但不必太在意這血肉之軀！就在此歇一宿，歌唱讚美上主，明天一定能很幸運地遇上貴人，幫我們買票乘船的。」

「這裡沒有村落、沒有小屋，甚至茅棚或蔽寒的小洞穴都沒有；不被野獸吞了、毒蛇咬了，也會被凍死。過了河才能找到安歇的地方。我有錢可以付船東。」同伴則說。

平安過到對岸後，他提出了抗辯：

「這回你看到身上有錢的意義了吧！我不但自救也救了你。想想看，如果我和你一樣全捨了，後果多可怕！」

對方答道：

「正是你的有所捨，才讓我倆平安無事。你捨了你的鈔票不是嗎？其實，我的口袋空空，你的口袋就是我的了！我發現自己從沒吃過什麼苦頭，總能及時得到供應！」





## 品酒

在日本參加宴會，有人推薦一種日本名酒，嚐了一口便見屋內家具晃動。

「這名酒好烈啊！」

主人回答說：

「不會吧！」，「剛才地震了！」

## 小跳蚤

大象走脫了象羣，獨自走上橫跨峽谷的舊木橋。可憐的木橋吱吱啞啞，呻吟顫抖，幾乎沒辦法承受笨象的重量。

好不容易過了峽谷，躲在象耳朵裡的小跳蚤，躊躇滿志地宣稱：

「好傢伙！我們可真震動了那座橋！」



## 雞啼

老嫗用非常科學的方式，觀察到每天她的公雞一啼，陽光就昇起了。因此獲得一個結論：她的雞鳴使太陽上升。

一天公雞突然死了，她急急忙忙買另一隻大公雞來，否則明天會沒有陽光。

又一天和鄰居失和，她賭氣帶著公雞搬離村子，住到好幾里路以外的地方。清晨公雞啼了，然後太陽從地平線上緩緩升起。老嫗再次肯定自己所得的結論，如今雞在這裡啼，這裡有太陽，那村子裡是漆黑一片。活該！他們自找的！

不過，她倒也懷疑過，先前的鄰居們怎不來哀求她，帶著可愛的公雞回去呢？管它！任由那些人固執愚笨吧！

## 首 航

「閣下，第一次乘飛機？害怕嗎？」

「老實說，我並沒有將身體的全部重量，置於座椅上。」



## 拴駱駝

徒弟騎著駱駝去見波斯大師，走到帳篷外下了駱駝，直驅帳內，對大師深深一鞠躬說：

「我對真主萬分信靠，因此駱駝留在帳外不加拴牢。我深信真主保護效忠者的一切所有物。」

大師說：

「笨蛋，快去把駱駝拴牢。真主沒那麼麻煩，去干擾你能自行處理的事！」

## 欣賞花園

金童擁有鎮上最美麗的花園。經師每次路過便稱讚說：「你的花園真美，上主與你同在。」

金童很禮貌地躬身回答：「謝謝經師。」

經師每天往返會堂，都要路過這花園，一天兩次用同樣的話讚賞：「上主與你同在」。久而久之，金童對經師的恭維感到厭煩了。

經師又路過了，「上主與你同在」；這回金童答說：

「可能是的！但是您應該看看這個園子與主一起自由展示時的樣子。」



## 大師戲水

一天，哈比大師隨手將長袍往河邊一扔，跳進水中沐浴去也！哈山正巧路過，看見長袍，心想一定是有人遺失的，於是小心翼翼守著，等待失主來拾取。

大師走來拾取長袍了，哈山責問：

「你去河裡沐浴，這長袍交給什麼人看守？很可能被偷的，你知道嗎？」

大師回答：

「我委託的那位，派你來此站崗守著它的。」

## 迷路

一個人在沙漠中迷失了。事後同朋友述及那可怕的考驗，說他在極端的絕望中跪下哀求上主解困。朋友問：

「上主答應你的哀求了嗎？」

「沒有！不過在祂伸手之前，正巧遇上了一位探險家，為我指點了出路。」





## 陪 產

一羣陪產的先生，心神緊張坐在長廊上；白衣天使走向一位先生說：

「恭喜恭喜，你得了個寧馨兒！」

另一位先生，把雜誌一甩跳起來大叫：

「怎麼搞的？我比他早到兩個多小時耶！」



人間總有些事是不按規矩來的！

## 生產線

「媽媽，我要一個小弟弟。」

「不久前你不是有了一個弟弟了嗎？」

「我還要一個。」

「那可不能這麼快，生產一個小弟弟需要很長的時間。」

「那妳為什麼不像爸爸爸爸工廠的生產線學習？」

「學什麼？」

「派更多的人手囉！」



## 訪莫札特

年輕作曲家去拜訪莫札特，討教應如何發揮自己的才華。

「我建議你從簡單的做起，譬如寫歌曲。」

「可是你從小就譜交響曲了！」

莫札特回答說：

「說的也是，不過當時的我並不需要問人，如何發揮我的才華。」

## 一級棒

一家難民對美國的印象美極了，尤其六歲大的小姑娘，在她看來，只要是「美國的」不但是好，簡直就是完美無缺。

一天，隔壁家的太太告訴小姑娘，她很快就會生個小娃娃了。小姑娘回家吵著自己也要生個小娃娃，她的母親便抓住機會，跟孩子談一些生育的事，告訴她要九個月的時間，才能孕育一個小娃兒。

「九個月！」小姑娘很不以為然地反彈，「媽媽，難道妳忘了，我們是在美國呀！」



## 只賣種子

婦人夢見走近一家全新的商店，更不可思議的是，櫃台後面站著的竟然就是天主。

「你都賣些什麼？」

「妳心中所想的一切。」

婦人真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然後決定要一些人心最渴望的：

「我要買心神的平和，要買愛、快樂、智慧以及無所恐懼。」想了一下又

補充一句：

「不只為我，也為大地上的每一個人買這些。」

天主含笑說：

「太太，我想妳弄錯了，我們這裡不賣果子，只賣種子。」

## 機會

虔誠事主的人遭遇困境，他便如此這般地向主禱告：

「主，祢可記得，多年來我盡心盡力孝愛祢，從未要求什麼；現在我人已老了，又遭破產，容我破例要求一件事，我知道祢一定不會說不的！主，讓我中獎！」一日、一週、一月地過去，什麼事都沒進行。有一夜，他氣急敗壞地哭喊：

「主啊！祢就不給我一個機會呢？」

然後聽到主的聲音說：

「請你給我機會吧！為什麼不去買彩券呢？」

## 高壽祕訣

八十高齡的長者，被問及如此健旺的祕訣。他說：

「我不喝酒、不抽菸，每天游泳。」

「可是，我的叔叔也是這樣，卻在六十歲時就死了！」

「令叔的問題是他奉行的時間不夠長！」

## 戲球

主日上午彌撒結束後，天主和伯多祿去打高爾夫球。天主從開球區揮桿，用力一揮把球打向了雜草區，正要落地之際，一隻兔子從草叢中蹦出，張口咬住了小球，跑上平整的草地；突然老鷹俯衝而下，一把攫起兔子，飛向終打地區；有個人手持長槍，對準翱翔的老鷹，砰然一響，老鷹中彈鬆了兔子，兔子摔倒在終打區，小球從口中滾出，順順當當地進了洞！

伯多祿轉臉瞪眼對天主說：

「你究竟是要打球呢？還是在賣弄奇蹟。」



朋友，你呢？你要認清人生的遊戲規則而好好好玩呢？或是靠奇蹟異事遊戲





人生一場？

## 率性

有些事，最好聽其存在！



一名滿懷熱誠的青年，甫自水管修理班畢業。有人帶他去參觀尼加拉瓜大瀑布。他靜靜觀看一下後表示：

「我想我可以修理它！」



第五輯  
諸聖



## 聖德

有人生來具有聖德

有人勉力培成聖德

有人則強邀來聖德之名



一座油井著火了，公司召來專家撲火，然而火勢過旺，方圓十呎之內，救火員都無法接近，情急之下，只好找當地消防義警設法幫忙。半小時後，一部老舊的消防車搖搖晃晃地駛來了，並且就猛然停在離烈焰僅僅五十呎之處。消防隊員跳下車，便互相噴灑防燙液，然後開始撲火。不旋踵，火勢便給撲熄了。

公司當局感激之餘，便於幾天後舉行一項慶禮，盛讚消防隊員英勇仁義、盡忠職守的精神，並奉贈巨額支票一張，由消防隊長代表接受。當記者問隊長，將如何使用這筆款項，隊長答說：「第一件事便是要把那部破消防車送到修車廠，把那該死的剎車系統給修一修！」

可歎的是，在某些人眼中，聖德不過是一項儀式。



## 不為大，故成其大

從前有個人十分虔誠，連天使見了他都欣然色喜。然而，儘管深具聖德，他對自己的聖德並無所悉。他只是在平凡的工作中隨處行善，一如花朵自然芳香，街燈默默發光。

他的聖德在於：他忘卻每個人的過去，只以每個人斯時當下的樣子來看待他們。他不以貌取人，反而直探他們存在的核心，於其間，他看出他們純真無瑕，無知於自己所作所為。因此，他愛，他寬恕他所遇到的每個人，而他並不覺得這有什麼特別，只因這就是他處世待人的方式。

某日，一位天使告訴他：「天主派遣我來，問你有什麼願望。不論是什麼願望，祂都會幫你實現。你希望擁有治癒的異能嗎？」「不，」他說：「我寧願天主自己去醫治人。」

「你想帶領罪人回歸正途嗎？」「不，感動人心的事，非我份內所當做。」

那是天使的工作。」「你願意成為德行的楷模，好讓別人都來仿效你嗎？」

「不！我不想使自己成為別人注目的對象。」

「那麼，你究竟有什麼願望？」天使再問。

「我要天主的聖寵。」聖人答道：「有了這，我便有了一切。」

「不行，你得要求一些奇蹟，不然我只好顯一個在你身上了。」

「自然如此，那就請讓善事因我而成全，而我卻毫無所悉。」

於是，聖人身後的影子能治癒百病的消息，不久傳遍各處。於是，他的影

子所到之處——只要他背對著它——便有病人得到痊癒，土地變得肥沃，枯

泉重新湧現，哀慟的人重展歡顏。

然而聖人對此一無所知，因為眾人只注意他的影子，根本忽略了他，就這

樣，他的願望徹底實現了。



## 好畫加框

聖德一如偉大，是不自覺的。



塞尚在沒沒無聞中創作了三十五年之久，畫出許多傑作，但都送給不諳畫道，無所感覺的鄰居。他過分熱中於創作，因而從未想過要博取聲名，也沒料到有一天，他會被尊為現代畫之父。

他的聲譽，該歸功於巴黎一名畫壇經紀人。後者無意中看到他幾幅畫，便收集起來，為塞尚開了首次個展，將這位畫家推介給畫壇。整個畫壇，都為發掘到一位蟄伏久矣的大師而驚詫不已。

大師本人也同樣驚詫。他由兒子扶持著來到展覽會場，看到自己的畫陳列



出來供人觀賞，掩不住一臉的驚愕。他轉向兒子，說道：  
「你看，他們把這些畫都加了框！」



## 至謙者不自覺

老師臥病床榻，眾門徒在床側低聲交談，盛讚他德行高超，無以倫比。

「自所羅門王以來，沒有人像他那麼睿智。」一門徒說道。「就連他的信德，也只有先祖亞巴郎可以相提並論。」一門徒接口。「他的耐心，當然跟約伯不分軒輊。」另一門徒提道。「說到天人之間的親密晤談，只有梅瑟能跟他比了。」又一門徒說。

經師輾轉床側，似乎十分不安。門徒們走後，妻子問他：「你聽到他們的讚美了嗎？」

「當然。」經師答。

「那為什麼煩躁？」

「我的謙遜！」經師抱怨：「沒有提到我的謙遜！」



「我不過是四面光禿的牆壁，裡頭一無所有。」能如此說的人，真不愧是聖人。沒有人比他更充實。



## 說空道無

釋迦門徒蘇呼提突然發現到空無中的豐渥富饒：他恍悟到萬事萬物本身的無常、不足，與空虛。就在這神聖空無的心境中，他滿心喜樂地坐在一棵樹下，突然，花朵開始掉落在他的四周。

眾神低語：「你那有關空無的崇高訓示，令我們聽得出神。」

「可是我並沒開口，一個字也沒說啊！」

「確實，」眾神道：「你並沒高談闊論，我們也沒聽到隻字片語。這是真正的空無啊！」

花朵，仍繼續墜落，紛紛如雨滴。



如果我說空道無，甚或知空覺無，就不再是空無了。

笙笛中空，所以能吹出樂音；紙箋空白，所以能傳達信息；窗口洞開，所以能透出光亮。自我虛空，聖德乃得以昭顯。



## 服罪

老神父年九十二，深受鎮民敬重。每當他出現在街頭，鎮民無不深深鞠躬，因為老神父素有聖德之令名。他也是扶輪社的會員，每次聚會，必定準時到場，並且必定坐在會議室的一個他喜愛的角落裡。

有一天，老神父突然不見了，鎮民遍尋未著，以為他離奇失蹤了。然而第二個月扶輪聚會時，他一如往昔般，靜坐在他的角落裡。

「神父，」每個人都叫了。「你究竟去哪兒了？」

「坐牢去了。」神父平靜說道。

「坐牢？你連隻蒼蠅都不會去傷害，怎麼可能？究竟怎麼回事？」

「說來話長，不如長話短說，」神父說道：「事情是這樣的：我買了張火車票準備進城去。在月台上等火車進站的當兒，突然一名貌美如花的女郎隨著一名警察走過來。她打量了我一陣，便轉身告訴警察：『是他幹的！』坦白

說，當時我還真受寵若驚，於是我就服罪了。」



## 破戒

四名僧侶決定閉關一個月。起初一切良好，然而第一天過後，一名僧人說：「不知道我入關以前，有沒有把該寺院裡的房門鎖好。」

另一名僧人說：「笨蛋，我們說好閉關一個月，不說話的，現在你卻開口了。」

第三名僧人說：「你自己又怎樣，還不是破戒了？」

第四名僧人接道：「感謝我佛！我是唯一未破戒的人。」



## 水至清無魚

一個男人走進診療室，說，「醫生，我頭痛得厲害，不知您能否開點藥給我？」

「我會的。」醫生說。「不過先要診斷一下。你喝很多酒嗎？」

「酒？」那人忿忿地說。「我從不碰那種髒東西。」

「抽菸呢？」

「抽菸真噁心。我這輩子從不碰菸。」

「接下來這個問題不太好意思問。不過……你知道有些男人不規矩……」

你晚上會去亂來嗎？」

「當然不會！你以為我是那種人嗎？我每天最晚十點鐘一定上床！」

「那麼……」醫生又問，「你說的這種痛是不是像針扎一樣？」

「是的，」那人接道。「的確是一種像針扎那樣的頭痛。」



「老兄！你的問題其實簡單。你把自己看得太牢了。現在我們只需幫你放鬆心情就行了。」



你的理念固然好，問題是，如果你勉強一一遵行，你就成了個不堪共同生活的人了。

## 退亦有方

狄斯累利 (Disraeli) 任職英首相期間，有個影響力極大的政客一直央求他封個男爵給他。熬不過政客的糾纏，狄斯累利便設法以委婉的方式拒絕他，避免傷他感情：

「對不起，我恐怕沒法封爵位給你，但我可以給你更好的：你不妨告訴你朋友我要封你為男爵，但你不接受。」



## 美德專利權

某日，主教在祭台前跪下，由於一時激動，便搥胸叫道：「我是罪人，求主垂憐！我是罪人，求主垂憐！」

本堂神父目睹這謙遜的典範，深受感動，就跪在主教身邊，開始搥胸說道：「我是罪人，求主垂憐！我是罪人，求主垂憐！」

碰巧也在教堂內的司事，這時大受感動，不能自己。於是，他也跪了下來，搥胸喊道：「我是罪人，求主垂憐！」

主教一聽，便以肘部碰碰神父，手指司事，一笑說：「看看那個自以為罪人的傢伙！」

## 強求者非聖

從前有個苦行僧，終生獨身，並以克制人的性慾為一生職志。

大限一到，他死了。弟子哀慟過度，不久也死了。抵達另一個世界時，弟子為之駭然，無法相信眼前的景象：他摯愛的老師，膝頭上正坐著一名美貌絕倫的女郎。

忽然，他想到這可能是恩師終生戒色所獲得的賞報，震駭之感漸消。他遂走上前去，說道：「老師！如今我了解上天是公義的。你在世間刻苦自勵，如今到天堂來，正好享受賞報。」

老師似乎十分困惱：「笨蛋，這裡不是天堂，我也不是在享受賞報——她是在接受處罰！」





合腳的鞋、合腰的皮帶，使人忘了它的存在。

當諸事均告妥貼，諸物皆稱和諧，而自我亦告遺忘，此時，你刻苦幹嘛？

## 聖俗一念間

常有人看到本堂神父同某聲名狼藉的標緻少婦談天，在公共場合裡亦然。堂區教友對此莫不議論紛紛。

主教聞訊，將他召來痛斥一頓。主教才剛罵完，本堂神父便接著說，「主教，我一向認為，與其在祈禱時心裡惦記著漂亮女人，不如在同漂亮女人說話時惦念著天主。」



和尚走進酒吧，酒吧成了他的寺庵，  
醉鬼走進寺庵，寺庵則成了他的酒吧。



## 自欺

地震來襲，大師發現弟子們對他一無所懼的表現印象殊深，內心十分得意。

幾天後，弟子請示克服恐懼的真諦，大師遂以自己的榜樣提醒他們：「你們注意到了沒？當每個人都張皇失措地四處逃竄，我卻靜靜坐著，若無其事地啜飲開水？你們中有誰看到我握杯子的手在發抖？」

「是沒看到，」有名弟子接道，「不過老師，您啜的不是開水，而是醬油。」



## 畏懼虛榮

埃及荒漠聖祖之一的尼斯德魯斯大帝，某日正同一大羣尊他為先知的弟子散步於沙漠中。

突然，一條龍出現於眼前，大家紛紛逃竄。

許多年以後，尼斯德魯斯臨終時，一名弟子問他，「聖師，我們看到龍的那天，您也駭怕嗎？」

「不！」老人答。

「那您為什麼同我們一起逃走？」

「我想，還是離開龍比較好，這樣我就不必再逃離虛榮心。」



## 為而不有

當那些號稱為荒漠聖祖的聖人，仍居住在埃及荒漠裡，一名罹患乳癌的婦女前往拜謁他們中的一人——朗吉努師父，因為此人素有靈醫聖者的美名。

婦人沿著海岸尋找朗吉努，正好遇見他本人正在揀拾升火用的木柴，便問道，「聖師，您能告訴我，上主之僕朗吉努住在哪裡嗎？」

朗吉努說：「你找那個老拐子幹嘛？別去找他，因為他只會傷害你。你有什么困難？」

她如實奉告，他便降福了她，並請她回家：「你去吧！上主當然會讓你康復的！朗吉努根本幫不上什麼忙。」

婦人就這樣回家了，也深信自己已獲痊癒。事實上，一個月不到，她真的完全好轉了。終她一生，並不知道治癒她的，正是朗吉努本人。

## 功成不居

有人問回教神祕家納許邦的弟子：「你的老師為什麼要掩飾自己的奇能呢？我個人就蒐集了許多文件，證明他有分身之術，有祈禱癒人的異能，還幫許多人解決了困難，但他卻都推說是自然的力量，或說是別人運氣好所致。這究竟是為什麼？」

「我很了解你的意思，」弟子回答。「我自己就觀察了很久，我想我可以回答你的問題。第一，老師不願成為受矚目的對象。第二，他相信一旦大家對奇蹟本身過度熱中，就不會再有興致學習真正且有靈性價值的東西了。」



## 矯情

萊拉和羅蒙是一對戀人，卻因太窮而無法成婚。他們分別住在不同的村落；兩村之間隔著一條河，河中鱷魚為患。

一天，萊拉聽說羅蒙病危，無人照料，便衝到河邊，請求船伕無論如何送她過河——她身無分文，付不起船資。

壞心腸的船伕提出條件：除非她肯同他睡一夜，否則休想渡河。可憐的女郎一再苦苦哀求，仍然不得要領。最後，出於絕望，她讓步了。

當她終於奔抵羅蒙的住處，發覺羅蒙業已奄奄一息。然而她留了下來，細心看護他，慢慢的，他終於恢復健康。後來，羅蒙問她怎麼渡河的，由於無法對愛侶撒謊，她便據實相告。

羅蒙獲悉真相後，勃然大怒。他珍惜貞操，甚於生命本身。於是，他將她逐出家門，再也不願見她一面。

## 貪財和尚

月山是個和尚，也是個繪畫天才。然而每開始作畫之前，他總要求預先付清潤筆，而且他索價奇高。所以，他漸漸以貪財和尚知名。

某次，一名藝妓央他作畫。月山說：「你要付多少？」藝妓那時剛好在侍奉一名恩爺，就答說：「你要多少，就給多少。不過，必須現在就在我眼前畫完。」

月山立刻開始作畫，畫完後，他開了個前所未有的高價碼。藝妓付款時，轉頭對其恩爺說：「此人原是個和尚，但滿腦子只有錢。雖然天才洋溢，但心靈骯髒、貪婪。我們怎麼能把這樣一個貪財和尚的畫展覽出來呢？他的技巧，正適合用來畫我的內衣！」

語畢，她丟了件襯裙給月山，叫他把它畫出來。月山提筆前，照例問了同樣的問題：「你要付多少？」「哦！要多少，就給多少。」藝妓答道。月山於



是提筆作畫，畫完又索了個高價，然後拿了錢，毫無愧色地走了。

多年以後，有人無意中發現月山貪財的原因。原來他家鄉所在的省分經常鬧饑荒，有錢人從來不屑伸手幫助窮人。月山因此祕密蓋了幾座穀倉，經常著人儲滿糧食，以應急需。沒有人知道糧食從哪兒來，也沒有人知道賑濟該省的慈善家究竟是誰。

月山貪財的另一個原因是：從城市到他的家鄉的那條路蜿蜒好幾哩，但路況奇差，牛車無法通行，需要進城的老人和病患常常要長途跋涉，月山請人把路修妥了。

最後一個原因則是月山的恩師常常惦念著要興建一座靜修寺，卻苦於無錢。月山便蓋了這樣一座靜修寺，以紀念恩師。

貪財和尚修了路，蓋了穀倉，也建好靜修寺後，便拋下畫筆，退隱深山，終生冥思靜禱，未再執筆作畫。

一個人的行為表現，大抵反映出旁觀者的想像。



## 成見

兩名篤信天主教的愛爾蘭海軍正在妓院外的路上工作。

一位牧師走了過來，拿下帽子，走進妓院。派特於是問麥克：「看到了沒？你想，接下來會怎樣？他是個基督教牧師，不是嗎？」

不久一名經師也來了。他把衣領拉起，也走了進去。派特又說：「身為神師，竟然立這種壞榜樣！」

最後，又來了個人，不過這回是個天主教神父。他拉一拉外衣，蓋住頭部，也溜進去了。派特開口：「麥克，這回可以放心了。說不定，裡面有個女孩病得很重。」



## 拙於賭咒

某人正在北部山區度假釣魚，一天，他的嚮導對他談起去夏主教大人來此釣魚的軼聞趣事。

「真是個好人！」嚮導作結道，「只可惜說話有毛病。」

「你是說主教會賭咒？」

「哦！不是這樣的。」嚮導說：「有次他抓到一條鮭魚，正要下鉤，魚竟然溜了！我便告訴他：『運氣真他媽的差！』」主教看了我一眼，平靜地說：

『是的，的確很差！』不過我只有這一次聽他使用這樣的詞句。」

## 丹禪與安僧

明治時代，東京有兩位名師，風格十分迥異。一位是真言大師安僧，自奉嚴謹，恪遵佛訓。他黎明即起，入夜不久即眠，正午以後即不再進食，也從不喝酒。另一位是帝國大學哲學教授丹禪，他並不遵守訓命，因此要吃就吃，要喝就喝，大白天也會睡回籠覺。

一天，安僧拜訪丹禪，發現他正在飲酒。由於佛教徒向來即該遵求滴酒不沾的戒律，因此這種行為有損清譽。

「嗨，老友。」丹禪叫道，「進來喝一杯吧！」

安僧勃然色變，然而他以克制的聲音答說：

「我從不喝酒。」

「從不喝酒的人，當然不是人囉！」丹禪答道。

安僧這下發脾氣了：「你是說我不是人？只因為我不碰這佛教徒應該禁戒

的東西？如果我不是人，那我是什麼？」

「當然是佛嘍！」丹禪輕快地說。

丹禪臨死時，態度一若往昔。他臨終那天，寫了六十張明信片，每張都寫

著：

本人行將告別世界，特此通告。

丹禪一八九二年七月廿七日

他請一位朋友替他寄出這些卡片，而後靜靜地告別人間。



好脾氣的縱慾者，勝過壞脾氣的聖人。



## 守齋

從前有位神父深具聖德，從不曾想過別人的壞處。

一天，他到一家餐館喝咖啡。當天正值守齋日，所以他只能攝取咖啡。不料，他無意中瞥見一名堂區教友正在隔桌大啖牛排，令他大吃一驚。

「神父，我沒嚇到您吧！」年輕人微微一笑。

「啊！我以為你忘了今天要守齋。」神父說。

「不不！我記得一清二楚。」

「那你八成病了，醫生禁止你守齋。」

「沒有，我健康得很。」

年輕人話才說完，神父舉目向天，說道：「主啊！這一代的年輕人為我們立了怎樣的表率！你看看這個年輕人寧可坦承有罪，也不願撒謊？」

## 聖德無關戒律

「人犯！」宗教裁判官叫道：「你被控鼓動羣眾違犯聖教法律、傳統，及習俗，認罪嗎？」

「長上，我認罪。」

「你還被控經常與異端份子、妓女、索賄的稅吏、外邦人、罪人——也就是一些被逐出教會的人往來，認罪嗎？」

「長上，我認罪。」

「最後一項罪名是，你修訂、更改、質疑信仰的神聖教義，認罪嗎？」

「長上，我認罪。」

「人犯！你叫什麼名字？」

「長上，我叫耶穌基督。」





有些人成天關注別人是否履行宗教義務，一聽到教條教義受質疑，就豎起耳朵。

## 貌相失人

某五口之家正在海灘上戲耍。孩子們有的泡海水，有的堆沙堡，不亦樂乎。不久，來了個老嫗，披頭散髮，衣衫襤褸骯髒。她一邊揀拾海灘上的雜物，一邊喃喃自語。

父母親把孩子叫到身邊，要他們離開老嫗遠一點。老嫗經過這家人時，還不時彎身揀拾，並且對他們微笑。然而他們相應不理。

許多星期以後，他們才知道老嫗一輩子都在海邊揀拾玻璃碎片，以防兒童劃破腳底。



## 貌相取人

在印度，常有苦行僧遊走四方。有名農婦嚴禁兒子同苦行僧往來，因為有的苦行僧雖然很有聖德，卻也有的是老拐子喬裝的。

一天，農婦望出窗外，看到一名苦行僧被村童團團圍住。令她吃驚的是，苦行僧完全無視於自己的身分，竟然猛翻筋斗供村童取樂。農婦看得入迷，竟然把小兒子叫出來，並對他說：「孩子，這個很有聖德，你可以出去看看！」



## 笑睡笑醒

據說禪學大師林薩有個習慣，每晚就寢前都要發出轟然巨笑，聲音穿透走廊，迴盪在寺院的每個角落。

每天黎明醒來時，他做的第一件事則是發出洪鐘般的笑聲，由於聲音奇大，寺中僧侶不論睡得多沉，都會被他驚醒。

弟子們經常問他何以早晚都要大笑，他避不回答。等他一死，大笑的祕密，也隨他入土了。



## 暢笑之士

大師今天的心境寬宏大方，弟子遂請教他修道的歷程，期望從中受益。

「首先，上主親手引領我進入行動領域，我在其間安住數年。然後祂又回來，引領我進入哀慟之士，我在其間定居，直到俗慮洗淨。此後，我便置身於愛的樂土，於其間，愛的熱焰燒盡了我內在的一切，我遂因而來到大寂之國，於其間生死的奧祕，仍在我遊移搜尋的視線之外。」

「這是你修道的最後階嗎？」弟子們問道。

「不！」大師說：「有天上主說：『今天我將帶引你到聖殿最隱密的聖所，也就是上主的內心。』就這樣，我被帶到暢笑之士。」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喬裝的默西亞 / 戴邁樂 著；沈錦惠 譯

---初版---臺北市：光啓文化，2011〔民100〕

面；公分

譯自： *The Prayer of the Frog: A Book of Story  
Meditation*

ISBN 978-957-546-701-2

1.宗教與哲學 2.靈修

211

100006233

## 喬裝的默西亞

2011年05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者：戴邁樂

譯者：沈錦惠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洪山川

出版者：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10688)敦化南路一段233巷20號A棟

電話：(02)2740 2022

傳真：(02)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光啓文化事業)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94號

發行者：胡國楨

E-mail：kcg@kcg.org.tw

網址：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立德街26巷17弄5號3樓

電話：(02)2225 2627

定價：220元

光啓書號 205167

ISBN 978-957-546-701-2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青蛙的叫聲，  
是吵死人的噪音，  
還是和諧的禱聲？  
取暖的苦行僧燒了寺廟裡僅存的菩薩像，  
是菩薩重要還是活人重要？  
默西亞竟然喬裝躲在我們的團體裡，  
祂到底是誰？

戴邁樂神父，出生於印度，  
融合東方生命智慧與基督宗教信仰，  
是印度普那「靜舍」（Sadhana Institute）  
靈修中心的指導者。  
世界各地數不清的人來此參加他帶領的  
心靈工作坊或閱讀他寫的書籍。

戴邁樂神父不講大道理，他喜歡講笑話，說故事。  
他的故事幽默有趣，  
能直指人心，  
讓人在不知不覺中，  
與無法言傳的智慧相遇，  
發生改變或被喚醒。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ISBN 978-957-546-701-2



9 789575 467012

光啓書號：205167

定價：220元